

繡像閨門秘術卷之一

第一回

老書生傳家有道

賢僕婦為主多情

自來家齊而後國國治家不齊而能治國者故大舜觀為汭文王詠關雎其本原皆自家庭始迨至春秋列國紛紛爭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故未幾而併為六國又未幾而併於秦秦至二世楚漢紛爭漢至桓靈復人失國魏武廢父子孫不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歷觀前世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是以煮豆豈箕痛相煎之太急斗粟尺布傷同類之不容立國如此治家可知所以姜肱大被傳為美談張公百忍稱為善事他如孔融讓梨黃香扇枕郭巨埋兒以及木蘭從軍緹縈代父這些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無不載之丹青和睦俗語有言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其言雖俚其味甚長你道小子這些話豈無故之間亦無不宜者

祿山造反以來當時兵亂紛紛各家遭有錢的一家而逃沒錢的孑身獨往道路之間那些拖男帶女攜老攜幼的情形真是目不忍觀耳不忍聞獨有山西大同府有一家姓華所住的那條街當時人稱為華閣老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入閣賜第故爾相沿日久即以閣老做了街名這人家老夫婦二人夫名叫華中舉也是個縣學生員妻子王氏生有三个兒子長子名叫兆璧次子名叫兆珮三子名叫兆珩年方一十六歲平日却不出外附學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生就了天姿第三子孝順友愛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欽可敬就是那寢則同床食則同席那些外面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念書忽聽門外鑼聲响亮人聲鼎沸那一片吵鬧之音遠遠其忙令兆璧出去觀看究竟是何故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早見街上家家閨門閉戶來往的人無不哭聲震耳兆璧看見這般情形知道不是好事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你們如此匆忙又



0 1 2 3 4 5 6 7 8 9 5

1230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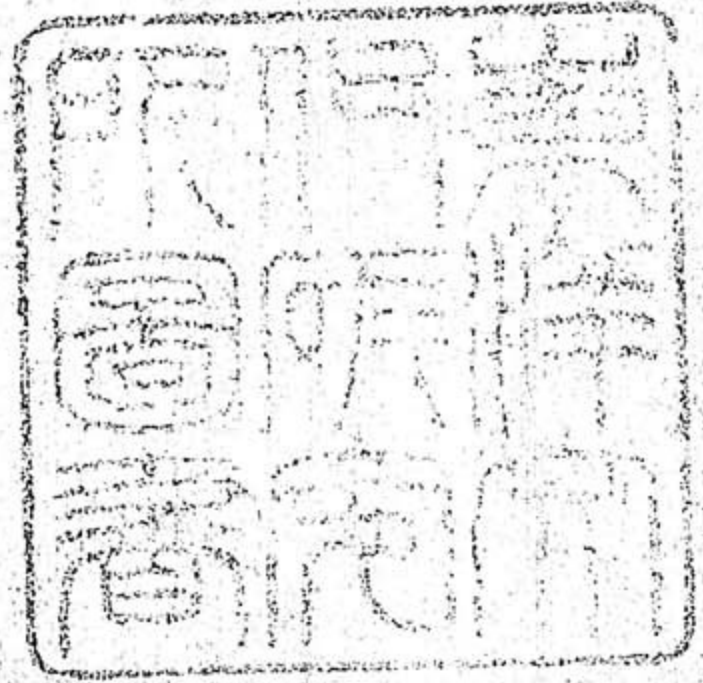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説  
106(4)

3008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却說瑤雲在橋內看見進了城門轉了幾了灣子後面白大娘趕着住轎知道是到了包府門首轎夫遂立住了脚後面眾人皆已來到先進門叫看門的中將將門開好了然後出來叫將轎子升了進去一直升至大堂丟肩下轎只見慧兒早跑到了裡面來送信這里慶喜也就趕上一步將瑤雲扶了下來轎早聽得後面出來了好幾個人皆是穿紅扎綠珠佩叮噹到了屏風口止住了脚步白大娘大聲說道我們小姐同了少奶奶迎接夏小姐瑤雲看見趕忙扶着慶喜搶上幾步進了屏風先招呼了一聲然後到了後面堂屋中央見上首一位少年美婦約有二十七八歲光景開了一付元臉粉白的面皮櫻莖的小口穿一件綠湖洒花棉祆只見白大娘指住年少的美婦說道這就是我們大少奶奶瑤雲上去称呼了一聲嫂嫂彼此見了一禮又拜了兩拜回過身來見下首一位十八九歲的姑娘生得如花似玉品貌絕倫中等的身材一雙小脚真如金蓮一般笑盈盈的先着瑤雲叫道姐姐請坐白大娘接住又說道這就是我們的小姐瑤雲也彼此也見了一禮隨即慶喜也就上來與大眾叩頭原來這包清義就是這武強縣人氏由翰林院開坊用了京職後因苗蠻不靖他就投營効力得了功勞反授了武職在京做了九門提督生平一秉至公祖上本有些田產他就叫子孫在家中度日他自己一人在京崇為國為民鋤奸嫉惡凡民間有冤枉事情他就代人理直不問再大的官職不犯官法就沒事若是有點錯處他就奏知皇上輕則降級重則奉官連宮內的嫵妃太監也怕了他的與那些外官更不必說了所以恨他的人往日總要想設法害他怎奈主上知其清正即有人奏奉不是留中不發就反把原奏的人申斥故此百姓因他姓包就代他起个名字叫為賽龍喬夫人王氏早年亡過現在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子名叫為鳳生得眉清目秀牙白唇紅那一種聰明也是世上少有少見到了十四歲就入了學本年



3006

止



却巧恩科隨即連捷中了舉人次年會試接着中了進士殿試的時候字法又好本來閱卷大臣把他擺在前名預備選元只因卷子上悞寫了一筆故此點了翰林也在京中供職娶妻劉王名叫蜚放乃是大學士劉棟之女招贅之後就接回武強縣家中居住一女名叫蕭蕭也是聰明絕頂比他嫂也好着許多雖然生在豪門大族却不以富貴驕人遇見窮人以及避難的无不成全周維姑嫂兩人皆是如此當下與瑤雲見過了礼見瑤雲那種美貌端莊的樣子真是个大家氣派隨即叫了環送上茶來蕭蕭先啓口問道姐姐府上是大同呀瑤雲答道妹子祖籍是浙江因父親為官山西投了大同縣缺故寄居在大同但不知姐姐青春幾何今日造次拜府心甚不安蕭蕭忙說道那里話來妹子今年一十六歲了日前得知於白奶奶談及姐遭難真是可憐難得姐姐如此苦心可敬可敬蜚放在旁也接着問道你出來時這華家公子可曾出獄瑤雲此時見問他事情當時臉就一紅不便說出慶喜赶忙代他答道少奶奶的明見若是華家公子能够出獄我們小姐也不吃這辛若了遭這驚嚇了只因葉家一定要謀害華公子我家少爺又无主見故此作下這慢已的事來前日在綠洋湖遇見強盜真是絕處逢生難得這白奶奶一家好心將我們主婢救起今日又來打擾小姐與少奶奶這恩真是報之不了的說着家人又送上點心大家入座又談了一會本來瑤雲氣度温存加之蕭蕭又因他是了遭難的女子格外可憐他的兩人越談越加親熱到了飯後蕭蕭就叫白大娘在他自己房中添了一張床鋪取出自己鋪蓋與他鋪好慶喜就與白大娘住在一個房間內蜚放見瑤雲有服在身忙的又叫人代他裁了幾件衣服招呼裁縫去做三人談談說說直到二更以後方才歇息次日瑤雲見他如此好心就叫慶喜揀了一對玉鐲一對珠花送與他姑娘又取出幾兩金葉子令人換了銀子賞與大眾家丁那些男女婢律見瑤雲如此寬厚也就歡喜伏伺過了兩天瑤雲又將苦情對他姑嫂說知請他寫信進京求包大人代華家伸冤兩人正預備得便修信忽從京中來信說主上因苗匪作乱又令包大人出關征勦早則來春方可回京

眾人一聽已是放心不下那里還有心思代瑤雲寫信因此瑤雲就在已家居住直等到色大人得勝回朝奉旨到山西查辦那時邊里祭祖瑤雲方得代華家伸冤這是後話姑且不表再說夏均祥自十九過礼以後以為與葉家高抵已是心滿意足一天下來到了晚間自然辛苦過了一夜次日大早就起身預備忙辦喜事眾家人婢女者見少爺起來一个个也就起身內有丫打雜的王二到後面挑水忽見後門大關心中想道又不知什麼冒失鬼清早出去也不關門自己挑了一担水回來仍然將門閉好了到廚房問那厨子也未出去知道不好急忙跑到前面查点人數也是一个不少只得將後門大關的話告訴眾人均祥聽見說道莫非有賊進來偷了東西麼你們到小姐房中去看已此時徐翠蓮起來了也就聽見說道讓我前去看来匆匆的叫了阿順兩声來至後面見東西一件不少心中疑道莫非是打雜的說謊接住又喊慶喜叫了幾声急不答應口中響道你睡過去了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家小姐喜期在遠還是這般學懶說了信步已到房門口用手把門帘一掀再由裡面一望這一跳驚的不大不小連忙的叫道你們快叫少爺來小姐不在房中均祥聽見猶如作夢一般臉也不及洗跑到後進來者那里有个瑤雲再找慶喜也是沒有大家此刻慌亂了一回皆到越夫人房中查報信趙夫人尚在床上說道真的假的究竟那里去了也是連衣服不及穿忙的到後進來找尋連个影子也沒有趙夫人見了這般遠天哭道此皆是你們逼出來的一定與葉家做親他總是聽見華家出了這事想到自己沒有出頭的日子不是出去跳井就是別處上吊了你們快些代我查我若我沒有了這个女兒莫想活命說了就望均祥一頭撞來說是你的主意弄送他把妹子逼得如此你好將妹子交來與我均祥此時也是急得兩眼流淚忙的令家人各處去尋眾人只得城中城外四路分頭尋找了一天一些影兒皆沒有此刻均祥真正受急哭得滿臉淚痕說道你們皆抱怨我說我逼妹子如此那知我也是為好起見若能能够把與葉家不但我們皆好就是他自己也可一身富貴比華家總好過百倍現在不知不覺的



走了明日人家就要來娶沒有人與他這是如何是好一頭說一頭哭也想不到法兒那知這般一聞葉家  
此刻早已得信忙的叫伴媽過來探望究竟是與不是伴媽來到華府只聽見門房唧唧咕咕在那里搗鬼知  
道就是不妙走至裡面又見趙夫人滿眼淚流徐翠蓮也是哭著跪在趙夫人背後在那里解勸伴媽知是外  
傳不假只得向趙夫人道那這信特地叫我前來詢問現在既然這般如法明日就是吉日也要  
設了法兒回報男家免得臨時說話趙夫人道你問我怎的我千歲也是了女流他既能把妹子許配葉家現  
在妹子不去向只問他本伴媽見他說了氣話研了一面孔的灰只得過來問均祥均祥急得要死忙的道你  
先回本在葉面前就說小姐有病恐怕明日不能過門先將少爺安慰住請王太爺快來我有要言與他商量  
伴媽听了這話只得回來請王瑤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遇良辰新人死下落

恨前事門客設机謀

話說伴媽由均祥那里回來到葉家只得照那均祥的話對葉開泰說了一遍開泰道這事如何可行我的  
良辰吉日早已看下現在忽然更改也不是平常小事怎麼能行隨即叫人去喊王瑤說道媒人是你做如今  
忽然要改日期不是拿人作要你代我前去同夏均祥說務必明日要人抬回如果無人莫怪我不着面情王  
活嘴接住道此事要有話頭均祥不能更變讓我先去一遭就可曉得說了叫了兩名轎夫乘上去一刻工夫  
已到夏家門首內裡家人見活嘴已來忙的他請到書房報知均祥均祥見了活嘴放聲大哭說道王哥此  
事如何得了承你感情想出這法子把華家那里弄弄定了以為可以免事那知晚上不知不覺舍妹與了  
頭不知去向叫我怎的對得起葉家特地的你過來代我設了法兒好將此事混了過去方好王瑤聽了這話  
也是吃驚不小搖頭道這事怎的當得住仍須要忙連夜我葉家用了這許多的錢尚還事小惟他以為人重  
沒有人交出來怕是担代不佳我只好且告別葉担担了你們尋找的工夫說了一人氣不出言即走出書

房上轎而奔均祥到了此時知到不得過本只得自己又坐了轎子來到大同縣內見了洪鵬程說了此事求  
他轉求葉開泰寬限幾天等我找到了然後再行選日迎娶洪鵬程那里肯去說道小弟為你兩家的事用了  
許多的心力方才辦了你難道不知這底細麼令妹既然心不甘愿也該早為防他方是道理怎麼被他走了  
還不曉得閨門之半夜半私逃這是什麼體面之事仍到我這里來求情這事不能過本但此事你們有約在  
先我不過成全其事隨後怎的只好你兩家自去面談說了站起身來舉起茶杯送客均祥又研了這釘連一  
句話也回答不出只好心耐了過來扮着打官司用錢想了一回也受急也傷心只得仍回家中着人去請  
王瑤預備送他些銀錢好求他轉園那知王瑤回到葉家一路上想道這小夏平時刻薄萬狀我代為了這件  
事又弄了幾千銀子先前還說道等後來說成功了我就截絕不提今日出了這事不在此上上弄他的錢更  
待何時想定了這主意轎子已到葉家門首下了轎一直來到開泰的書房開泰見了他回來忙問道怎的  
說法王瑤道人心是在難那知小夏是個哄騙把少爺的聘禮騙了過去忽然將人藏了起來反說他自己逃  
走此事誰能信他顯見他又將妹子許了與別人家這銀錢是被騙的了外人聽見豈不羞殺少爺的一个妻  
子反為別人娶去用了銀錢仍然落空就是老大人曉得了少爺也不得安然的這明明是均祥欺我們无力  
辦他用些假話來哄我們此事如何行得少爺到要自作主就於今日要將話說定明日就是吉日悞了喜期  
有一世的不順遂正說之際門口又進來報道洪大老爺來拜有要話面談葉開泰被王瑤說了這一番話即  
氣得暴跳如雷說道小夏你不把人與娶不叫認得我認得我也不叫葉開泰聽見洪鵬程又來正是請他發  
作忙的說道有請家人答應了出去早見洪鵬程進來向住開泰怒容滿面知道他已經曉得此事忙怒口道  
這事不是荒唐麼我看此事斷不致於如此定然別有原故只剩今日一天不將話說明日如何行事王瑤道  
既無是父台即求父台親去一踏以利害說知使他悟醒過免得彼此反臉這不是明明欺人麼將妹子藏起



騙人家的賄物洪鵬程因是葉開泰的事件回不過去只得忙急的到了他家照着王瑤所說的一遍話硬說他將妹子藏了起來預備另受別家之聘均祥到了此時滿肚苦楚說不出來只得求洪鵬程代他說情洪鵬程見了這般光景曉得難說只得仍然回到葉家回信求他自己辦理葉開泰這一聽豈能罷休加之王瑤從傍撮弄叫他到府裡去請劉用賓提均祥到堂押交開泰聽了這話甚是有理隨即作好了紙來到府中就將這番話說與劉用賓得知求他忙即照辦不然我就寫信進京稟明家父也是要來世伯費心的劉用賓本來與葉開泰同年補這缺時又全仗葉開泰的力諒此刻見開泰有了這事自然滿口答應說道世兄且請回去明日只管發轍到夏家娶人等至飯後他還來將人送出那時本府就立刻提他此刻出了公事若他醒悟復將妹子與世兄迎娶豈不是又多此一舉上下就攔也不過一天工夫他若知時務的也就轉圜了開泰見他說下這話甚為有理只得拜托了幾句就回家與王瑤說知王瑤道話是不错只是有一件先要防備小夏不是好人怕他見事不妙私自逃走到何處擒他不如今日先將他抓住明日娶到了沒事娶不到人隨即交與大同府免得誤事逃脫開泰就信這話又叫過一介家人拿張名帖到府中說聲就求他今日提人家答應下本這里仍然預備燈結彩好娶新人且說均祥見洪鵬程來過說了些利害請王瑤去活嘴又不來心下急的坐卧不安想了一會這我妹子逃走害我到了此時想不出法來不如我也逃走過了一兩年之後等葉家另娶了別人或我家妹子我家妹子我着然後再行回來豈不是好所有母親等均是女眷諒他也不能奈我怎樣想畢也不開口等到晚間取了幾百銀子裝了一介包袱一人不衫不履了眾人方要開門逃走那知劉用賓在衙門接葉開泰的名帖求他趕緊就辦怕夏均祥逃走他處劉用賓只得依着他的意派了三班到他家門口一帶防備此刻夏均祥自己負了个包袱方才出了大門早為府差看見上前抓住說道我們府大老爺要你去說了已圖上聽了將均祥見了他上未知道是葉家的打算要想回頭也不能够只得跟着

來至府內劉用賓因他是夏國華之子留他些面子將他迎進書房勸說他一回叫他不可存那壞心將妹子亂嫁人家騙人錢財均祥為他說得无地可容欲想分辯也辨不出來到了次日葉開泰也不問青紅皂白就一早抬了一乘花轎至夏家門口定要娶人趙夫人看見兒子一夜又未回家女兒又要逼着招娶這一急哭得死去活來只要尋死好容易到了飯後葉家家人在門口一帶打聽知道葉開泰真是逃走想亦无益只得將轎子仍抬了回春葉開泰這一氣非凡之怒說道我用了幾千銀子不能娶不到人仍然到了府內請劉用賓審問劉用賓只得升堂將夏均祥帶出說道本府着你是世家子弟不肯傷你面子原想你改換心腸將妹子交出仍是好好的親眷你竟將妹子藏起另字人家難道沒有國法聽你亂行的麼說了就叫礼房上來先打他五十下手心問他招也不招礼房答應了一声即將均祥伸出打了他五十下均祥那里吃過這苦打得大喊連天放喉大哭說道晚生是不敢作荒唐之事妹子確是私自逃走太守不信容訪是了劉知府冷笑道你倒會巧辨你怕本府不知道你的行為既然肯改把葉家你就不肯再更字別个麼若不從重究辦世間婚姻皆變亂了均祥聽知府說此話明明知道他是為華家貧苦才安頓葉家照此看來又是騙了葉家的錢財把別人家吞了欲從辨白只奈前番事件打了自己的嘴只得在堂亂哭劉知府道你這刁頑東西用這苦計前來哄人你的妹子究在何處若不從寔招來本府就要用刑了均祥聽見格外着急說道就是將晚生治死這事也是一起疑案妹子真是逃是總要求太守成全說了只在地下磕頭劉知府見他如此也見可憐莫非他妹子不甘愿嫁與葉家果然逃走也未可知我且將他看管起來再說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遭管押李坤設法

受賄賂王瑤謊言

話說劉知府見均祥在地下叩頭那種可憐情形也實難安就說道你的妹子既然是果真逃走了本府先將你發交礼房看管起來從速令人尋覓限你十天无人交出就定你賴婚騙財的罪名均祥深怕再吃苦



只得答應下來劉知府隨即將他交與府經歷看管一面令人到夏家再細探了一番且說均祥交到經歷廳內經歷姓李名坤雖然是个位雜人員却是心地忠厚最恨的是趙炎仗勢倚富欺貧自從夏國華奉官之後他也曉得是葉槐下的毒手後來均祥與葉開泰王瑤串同謀害葉兆璧與湯德元他皆曉得早已氣得忿填胸懷只因非自的事不能干預加之劉知府又與葉槐同年大同縣怎麼詳法府裡就照詳批准從不駁斥他就着不下去不次上衙門時節督面求知請他把夏家這案親提自審无如劉知府一心袒護說了幾次也不見施行隨後也不便再說只是一人悶氣心下說道葉家雖是个不正經之人不是均祥想依傍他的富貴王瑤也不能想出這敗禮的事來這明已不是葉家害兆琨乃是均祥害的豈有此理不顧父親的遺命不問自己的声名竟將妹子字與別人平時他一人衙內細思思想不出一个法來代華家伸冤却巧今日瑤雲逃走葉家抓住均祥要人府官就把均祥叫他看管李坤見他進來兩手被打得紅腫滿面淚痕免強着人收拾了一家房子與他居住故為不知上前問道世兄為的何事致受此累現在令親如此豪貴聞得太守又與葉大人是同年何不要葉公子出來說情世兄又是世家子弟官官兒孫不比那些窮秀才受了冤屈无處伸的沒錢沒勢自然被人嫌惡世兄何不令人前去均祥聽了他這一番話明知句句皆是罵他回心想了一想也怪自己良心不仁把个華二公子害得身罹牢獄到了今日還是報應在自己身上雖然被他一頓搶白只是无人代他說情解此冤結又曉得這李坤向來為人忠厚想了一想莫若仍是求他從中調停的好遂未開口先落下淚來說道老伯所說小姪無不明白只是悔恨不及事已至此求老伯看先人面上代小姪在府憲面前說个情妹子寔是逃走一定要人定在交不出來說了又向李坤叩頭李坤道不是我着情分但是你細想想你父親的功名也是為你添了身子也為你氣死了華家人也是你害的你的妹子也是你逼走的這幾件事問問是何罪名你的心寔為不良因想葉家後來的提拔你如今美巧反成拙以為外人皆不知道你的事那曉得无人不善无人不恨你父親在要望住你痛哭呢這一番說得均祥无地自容滿面飛紅說道小姪之罪萬死莫辭只求老伯仍看父親之面成全成全李坤見他這般可伶也知道羞悔說道鬼死狐勿傷其類你父本是與我同寅至好見你遭了此事豈忍坐視不問但是人雖交不出來他家那些聘禮想來总在家內我者將他原來的東西如數照還另外給他幾千銀子以為買人之說請他辦人所有那一个王瑤遠要買買他的賄方好是這樣子我只好與府大人說个均祥聽見也无法可施道橫豎是他家均在母親那里再陪他幾百銀子也是有限只當父親從前少積了些免得在此受這些刑若連忙的道只要老伯肯成全小姪所說怎般再沒有不依的幸坤當時教他在此先住幾天等个外面尋找如何若逾限仍然未獲再去說項又過了幾天到了第九天上那里找得見个瑤雲惟有王瑤恨均祥當將代他忙了二三千銀子隨後一點酬勞沒得故此時一逼二追撮葉開泰追案這日關泰又自己坐轎到劉用賓衙門中來見面之後說道夏家如此急玩明日已是十天仍不將人交出小姪寔不家總要求老伯趕緊代追就是家父那里也好寫信稟告劉知府見他着急只得說道世兄不必着急先請回去我即刻再提訊究是了關泰又拜託了一回然後回來劉知府道明日方是限期日滿今日且不必提他但叫人去催已便了隨即叫了一个家人到經歷廳去說葉家又來催案如若明日交不出人來那就難免吃苦了均祥聽見這話只得又請李坤去說李坤到了晚上帶了一个跟隨便衣到衙門裡面劉知府正在簽押房中見他進來也就讓他坐李坤問道大人方才又去催案但此事大人還要真辦均祥是有可轉圜卑職前來非為別事只因夏國華雖死却是為任未久他兒子如今遇了此事未免有个鬼死狐悲的景况而且華兆琨一案大人也是明白難保均祥的妹子不因心懷恨設若事關了出來大家不无干係這又何必以卑職看來還是你縫了事的好知府被他此番說得在情理乃道本府非是與夏均祥為難亦因葉開泰那里追案太緊不得不如此辦法老兄既然如此說法諒必也有个好主意



何妨大家一談李坤道開泰本无什麼見識皆是他那門客王瑤所為若大人將他傳來以利害說之使卑職再令均祥買囑了他此案即可完却劉知府聽了這話遂道老兄且在此少待我立刻令人去喚了他來便了隨即叫人取了名片去請王瑤過了一刻王瑤已到彼此分了賓主坐下劉知府先開口說道方才令東催夏家的案件老兄想必知道此事雖然曲在均祥內中情節尚多本府也不過因同年之面不預追究現在瑤雲逃走明是因積恨所致設若追狠了鬧出事來不但本府代著處分就是業同年之面孔也不大好者我看還是從寬商辦為上計王瑤正要與知府辨白李坤道王兄素來忠厚凡事不肯成全而且此事內中他辦的難道他不知道此事麼求大人賞卑職與王兄商辦王瑤見李坤道說此話知道另有意思忙回口道既承大人如此指示晚生與李經歷商辦奉復便是了劉知府見他兩人皆答應去了當時就舉茶送客王李二人退了出來到經歷處暫坐均祥在那里只是着急見了王瑤前來忙的趕上一步道王兄你來了麼王瑤也就招呼與他坐下李坤道就把劉知府對王瑤說的均祥道這事总要王兄相助葉府上那里就沒事了王雖是糊塗人代我調停我總知道的只要請王兄把這事辦妥总有個大大的謝勞就是了王瑤見他說出這句話來知道要借重於他說道我們是君子不羞當面你竟謝我多少說明在先辦成之後兩下交代不似你前番銀子到了你的手中隨後也不提不問李坤道聽見他們如此較量把个公事就如做買賣一般心中恨不得走上公打王瑤幾个耳光亦因均祥若已哀求要代他此事珍縫起來只得耐住性子將昨晚與均祥退還聘禮以及再送幾百銀子的話告訴王瑤王瑤因受了買囑說道這法用却用得只好前太說說者但是謝我多少說明了均祥只求事情平妥也就允了他五百銀子王瑤答應下來告辭回去見開泰正在那里急躁道今日已十天人還不見我是一個吏部天官的公子娶了填房如此難法老王也不知道那里去了王瑤看見急的上來說道少爺我看你莫想娶了這事鬧出大禍來了你跟我來說着起手將開泰拖到小書房內故作

驚慌之色說瑤雲跑去還是小事如今華家聽得你要瑤雲為妻心不甘服鑽出幾个當地的到京中告告京控說你十款一是買盜叛賊二是強佔有夫之女三是倚仗執四是在衙署邊有那些私和人命勾串強人的說話如今人已約齊錢湯家出告是兆混的母親告我今早得了這個信息忙了一天才把那壞鬼接住了求他們緩兩天動身我看這事真鬧起來不但少爺沒命就是大人與府縣也有處分莫若此善為處治且放下瑤雲均祥遠在府中可作我們的意思就說少爺一定要人被我們解勸仍將原聘退回雖然不得其人進門也不致於失了錢財就是華家鬧起來也可賴得過去這一番話說得均祥不知尤與不尤究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運聘物貪財反太財

受官刑害人仍害己

話說王瑤捏造了一派的話恐駭開泰說這親事倒是不娶為妙免致後患開泰見他說了此番話只得說道既是華家要告京狀不過仗的那些壞刀笔你千萬把這般人平服出去莫使他們入京我父親那里只知道我要娶親何嘗曉得做出這些事來若還被他知道格外不得了你要用多少錢就答應他們就是了王瑤仍故作為難之狀道怕他惡心太大只好做到那里再說此刻先到府內將夏均祥的聘禮要過來才好開泰當時就催他連太王瑤也就忙忙的跑出書房走上大街向府衙而太一人在路上一頭走一頭想好不忻快他們兩家总是人財兩空只落得我受用幾千銀子聘禮雖然把他那五百銀子與他買人的我方未與他說及這件可送我吃點心了末後還可以開一篇花帳說代他了事湊用的足有二千銀子真是快活人走着思想已到經歷衙門進去見了李坤道說他怎的為難怎的說法然後開泰方才肯但是明日一併要交完的務以最刻為度均祥見開泰已經答應了自己也是滿口應允王瑤又下屬了他幾句叫均祥明日連謝儀一起帶來然後回太這里均祥待次日當堂保釋交代禮物一夜无話次日李坤道先太見劉知府說明了前



後的話隨即請他傳齊人証當堂保釋劉知府就照他行事把葉開泰請了來說了一番果然滿口應允隨又在經歷廳內提出均祥兩造訊明定於明日午堂交還贖物均祥答應找保釋出滿想回去將原聘送了出來走至家中趙夫人因他多日未回後來招呼家人打聽知道被葉家告控着管在經歷廳內趙夫人雖是恨他到底有點不忍心膝前只有一男一女女的已經逃去兒子又為府裡捉去焉有不傷心痛哭徐翠蓮更是不用說的這兩天如同害大病的一般只望把這事弄平服了好讓均祥回來此刻見他進了門來問道怎麼能夠回來的現在究竟怎的說法均祥遂將前前後後的話細細的述了一遍趙夫人聽了這話說道別項物件皆在我身上惟有那副頭面與珠花尚在瑤雲房中目前過禮之後我交付慶喜的不知可在家中到是快點看看否均祥一聽這話知道就不是好事急忙與徐翠蓮跑到後面到處尋那裏有這兩件東西均祥急得在地上蹬足說道好容易請李坤想了這法子免了王瑤的神福方可免了這苦楚今日若沒有原物豈不是要我的命麼眼見得此事不得開交了說至此處把兩個眼睛急得通紅淚汪汪的立在房中趙夫人也沒得什主意倒是翠蓮說道我想了一法子不知可用不可用我也有一副頭面花式與葉家的也是一般珠花是買得到的趕急去買一付來只要明日在堂上交代過去隨後他就辨出假的來也不怕他這一句話均祥提醒忙的上街買了一對珠花同徐翠蓮的頭面放在一起又將聘禮綵綳首飾等物取了出來過了一夜到了次日匆匆的叫人帶上聘物各件來到府中先與李坤見了一面連他也瞞得定穩只等葉家的人來就當堂交納候了一刻葉開泰與王瑤二人一齊到來先在經歷廳內坐叫人報到府裡去請知府大人升堂王瑤怕均祥過於打折頭抽過空子向均祥說道我代你將此事辦妥但是那謝銀可與我了均祥見他求要當時一想忙的说道寔不瞞你銀子是現成匆匆的出來忙却代在身旁待升堂之後請你到我家去是了定然與你此時均祥真忘記帶出王瑤聽了這話冷笑道我不應該多這一番事不怪你忘却只怪我不識人再

會是了正說之際府內已經升堂大家只得前去到了堂上劉知府問均祥道你可曾將原物代來均祥答道已經如數在此當時就打開包裹一件件照原物呈上知府看了點過數目仍然叫葉開泰來王瑤在旁眇了一眼只見頭面上顏色雖與那一般惟有中央那珠子迥不相同趕上一步道前日是晚生經手交與均祥的此時仍當由晚生交與開泰走了上來將頭面細細的一看果然不是原物當時就反臉說道夏均祥你為人未免過於刁頑為你這事府大人好容易開恩將你放了原物交還你為什麼將葉家的頭面換去中央那顆珠子你曉得質多少銀兩你就吞下怪不得你將珠子收抗起來此句話一說出來均祥嚇得臉也變了葉開泰上來一望自己的東西豈認得也就反臉向劉知府說道老伯的明見只此一端已可見均祥刁惡險猾這頭中央那顆珠子乃是一顆避水珠還是家父勅差外國時候那外國國王相送的小姪因婚姻大典故爾將他嵌上現在原物沒得只求老伯作主此時李坤劉知府皆動起氣來說道本府因你們兩家皆是官家之後免得時常求叩公堂現在連我也哄瞞起來了這連了得李坤也道你太頑廉恥父親妹子死的死走的走本廳代你出來調處担了多少的干係你還是存不良之心寔在可惡均祥此時无可辯白只好將瑤雲帶去的話述了一遍眾人道豈有此理若果真有此你就該早早言明為何以假頭面瞞混大眾這明是你吞沒了劉知府本來要代開泰追人因李坤諄諄的相求故爾答應此刻見均祥又如此刁頑遂把驚堂一拍喝道這不顧廉恥的東西本府不將你重辦何以警戒別人忙叫書吏責他手心書吏上來打了他五六十下然後劉知府向葉開泰道世兄先行回去這人不重辦他肯將原物交出今且限他三天若逾限定然照例懲治葉開泰當時告退辭出劉知府亦即退堂均祥仍交經歷着管此時李坤也十分的恨均祥說他太不顧羞耻不但問他信而且比尋常着管的人尤狠些到了三天之後那裏有半頭面交出此次上堂不比從前打手心因他自已沒有功名所有葉開泰代他指的那個功名執照又被夏國扯去此刻知府即叫差人將他上



了天平架子兩旁答應了聲已將刑具抬來均祥只是哀求差人早將兩手順在背後兩條腿跪在地下喊一聲上只見均祥大叫一聲痛死我也已昏了過去知府見他受刑不過叫人將他放了來用水將他噴醒問道你可交不交均祥道此物是為妹子帶走先從可交現在惟有一死我也自知理屈了知府笑道你這以死恐嚇誰了本府偏不俾你就叫你受活罪隨又叫人取過一付鐵鍊代他上好收入府監備文上憲說他臨期賴婚吞沒聘物從此均祥就在大同府監內要候李大椿點了狀元之後救出華氏兄弟那時他才出得來再說湯德元自從為李春救活之後仍將棺柩停在祠堂之中柩中用了許多土泥裝好每逢七期湯太太與湯俊各人仍舊穿孝哭祭以掩外人之耳目湯德元即從那天逃回家中躲在一間僻房之中次日令人將那華家太太請了來將細情告訴他一回說是夏均祥嫌貧愛富同玉瑤想出這个瞎孔遙想兆璧兆琨兩條性命不至有礙惟最要有人上控方好華太太聽了雖然稍已放了點心只是兩個兒子總不得出牢不免有些盼望過了兩天湯德元仍是怕在家中不甚妥當寓家中五六里地方有个蕭家窪湯家的倉房也在那里就連夜的搬到彼處居住自己想道我兩家遭了這冤枉想不出一个出頭的路子來豈不可恨麼過了幾天聽得縣中風聲息了上憲的申文已經回頭兆璧與兆琨定了永遠監禁的罪名因在鄉間無人認得就將倉房開了在門口開望遠遠的看見來了一个人見湯德元立在門口喜不自禁大聲叫道老伯我來了湯德元細細的一着欣悅非凡欲知此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給川資伯母多情

遇患難英雄受辱

話說湯德元因家中耳目不便怕露了風息故不搬至倉子內居住向晚無人來往將門開了正出外開望之際見遠遠的忽然來了一个人叫了一聲老湯德元再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李大椿忙忙問道你怎麼來的李大椿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老伯伯人知道特地移居於此我這兩天未見你老人家故此到此探望原來大

椿自搬至湯家之後雖然華太太仍將女兒搬回陶發開壁那房屋居住李太太總未搬了出去他說的一句倒比人更進說這要兒子好再受些人家恩情也可補報只要補報得到隨後人家自不得借口若是兒子不好就是不借人家光後來也不免為人議論故尔他終未搬平日在家只勸大椿念書發狠說到一切功名總算數總要發狠上本方能為祖宗爭光報人家的恩德所幸大椿也是至孝順著母親的意思不是念到三更就是念到半夜後來湯德元遭了冤枉湯家為官家抄沒大椿就恨恨在心說道我有一天出使皇家總要將這些貪官污吏奉華淨盡至這些惡差魚肉鄉民皆是縣官不好他果能一秉至公賞罰明正他怎敢這下樣子因此越想越氣越用心念書後來聽得湯德元死在監中他就恨不得與洪鵬程拚命及至領棺回來又見湯德元為李春救活就不得代李春叩頭說這人如此重義將來有一天為官務要將這人提拔總總情形也說不盡總總也是个好心肝此刻見了湯德元兩人談了一回德元問道聽說學憲幾時錄遣你是歲改進的學今年是恩科你是初次下場倒要錄遣你還要預備盤川前去鄉試李大椿錄遣送消息我久經聽見了聞說是七月初十如今還早等過了三四月到午節之後忙這事尚還不遲湯德元道我恨不得此時就攷俾我早些中舉進京能够發達也好為我們伸冤可憐你華家哥已此次是不能與你同攷尚不知何時方可出此牢門一面說一面眼淚落下李大椿看見也不免淒慘趕忙勸道老伯不必煩惱吉人自有天相不過遲早些个如今惟有華太太仍是獨自住在外面雖然尚有兩位姑娘陪伴只是那孤苦的情狀今日目不忍視湯德元歎了一口氣道我豈不知他若楚只因他立志甚堅真是令人可敬若再勉強接他回去不但他不肯反不知道你我的用心了只好你回去就說我說的請你伯母仍照往常周濟他些我家遭了那些差人一次抄擄所幸田畝還在年中的用度足夠了此時天已不早你可趕緊回去去罷免得過晚路上難走沒事時候常到我這里來可以與你談談大椿答應着轉回鎮上將湯德元的話與湯太太說知遠未說完忽聽門口開了起來



忙的出去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湯俊弟與人打降將人打傷故此開到門口前來李大椿見那些被打的人雖是眼泡皮浮却是皆不善之輩只得招呼陪小心說了許多好話眾人方才散去這裏大椿找着了湯俊兄弟勸說了一回說你父親既是這冤屈你該憤志念書代父親理楚方是正理為何又與人搥打人家把你打傷固不上算你打人家打傷人家自然開到門上來這是何必湯俊道我看現在此間倒是強狠點的好我爹爹與華家兩丁哥已那般忠厚尚且遭這冤枉真是滿腹詩書抵不得一場戰鬥我從今日起雖不在外惹禍招非那些書本子我是不念了練些膂力武藝等候皇家有事也好出力代朝廷辦事而且聽說伍員廟內新來了一位和尚武藝十分精通我日內就來拜他為師李大椿見他說些硬話曉得是介風馬牛不得入彀也就不說了那知湯俊到了次日果然把所念的書全行燒去一天未曾回舟到岸旁尋找到伍員廟去了湯太太是溺愛慣了的也好隨他死收光管的學武這裏李大椿看見這般光景想已兩家的好處我若不在這糾發達上太代他伸了這冤也不可為人每日在家埋頭伏案光陰易過不到數日工夫已是六月天氣城中門斗又來送信說道學憲於七月初十日按臨省城開巡遺才你須初七日先行到省方來得及李大椿听了此信又是半憂半喜憂的是終年依傍著湯家飲之食之所有他母親作點針線售出外來也不過零用而已此番放遣至少也要二十兩這匹巨款從何出處喜的是已經場期伊还能够一舉成名就可從此改換門庭了獨自一人只是悶悶的坐在書房想想自己何以如此命苦好容易遇見好人提拔我今又遭了這事眼見得先錢下場了這是如何是好一人正在那里歎已的暗想只見湯太太走了進來望見他發瘋忙喊道大椿你在此想什麼大椿出着神忽被他一叫倒駭了一跳一看見是湯太太急忙的立起身來道不想什麼湯太太道我曉得你的心思方才聽見門斗來說場期定了你因為先錢前太可是不是你莫歇想我家雖遭了此禍正想你發達代我們出氣眼見得兆壁他弟兄二人是不能全你太攷的了說就紅了眼眶走過來言道你

預備幾時去如今參租可以下米否明日叫人去催先要幾十兩銀子家來好與你動身你此刻查查點者看有什麼要買的要收拾的東西查出未好預備齊全況且你母親又時常的有病臨時匆匆莫要忘了帶去大椿答應了說道承伯母如此成全真是感激不盡了說完湯太太去後大椿又將這話告知他母親母子二人真是感湯太太之恩寔不淺也大椿又到鎮上約了幾個熟人結伴全行赴省過攷一个叫于德全一个叫賀瓊瑤還有一個姓方名字叫為同正三人皆是他平日的至好約齊於七月初一日啓程先期又到倉房內見了湯德元告別了一番德元見他一人前太也不免想到兆壁弟兄兩人當時也是酸已楚楚諄已囑囑大椿回來本想還到華太太那里告別深怕又惹他的傷心只得求他的母親等他啓程之後到他那里打個招呼各事安頓停妥到了三十日這一天湯德元叫人送信家來與大椿發兆又囑他一到省中就趕緊連連來信大椿一一應允晚上湯太太就辦了幾碗菜皆是取的吉祥話頭說了幾句末了送出來四十兩銀子與他為路費次日一早大椿先在家祖宗神面前磕了頭然後與湯太太并他母親告辭湯俊在伍員廟內知他動身赴攷也趕緊來代送行大椿臨動身之際又勸了他一番方才雇了兩輛車子與于德全三人啓程前太在路非止一日已到了山西省中選了一所寬大的房子住下次日招呼于德全的家人先到街上買了柴米動什物到了攷試的時候所有進場應用物件也要預備製辦起來於是李大椿便同于德全等三人出了攷廩到街坊上閑逛一回兼備辦些東西三人信步走來只見六街三市頗為熱鬧及至攷棚街一帶那些前來趕攷之人互相買賣尤覺擁擠非常李大椿等買了些零碎東西又逛了一會打算回廩忽見路旁有許多的人在那堆著相打又聽一人大聲罵道吳熊你這雜種賒欠了咱們的東西不想還錢遂要硬行搶物咱今將你這雜種打死了看你到那裏去喊冤李大椿等便上前一看只見有四五個店夥住一個後生再那里打罵那後生也暴跳如雷誓不絕口却不十二分動手那些店夥也不敢過於近前李大椿看完便走向



前問道你們所為何事如此打誓有話儘管說話何必如此呢而况相打沒好拳萬一的打傷了那里兩造皆不好你們且各自撒手有話說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新鮮元高居魁首

大主政喜得門生

話說李大椿在路上見眾人亂打元能他還遠欠帳勸解了他一道去熊趕忙上前尊公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如此慷慨叫小人何以克當大椿就將姓名告訴與他吳熊道小人本非元賴之徒只因生年好武專愛交結朋友故此將家產用得淨盡近來因老母有病在家欲思食物開味苦又元錢只得出來賒欠今日老母又欲吃蜜餞各物不料該店不肯再欠我性急沒法所以硬自取那知他們人多就來打我不是小人誇口只要小人將兩手一舉就要把這一千人等打倒奈何因我自己理屈不敢還手大椿聽了他這一番話并不是假話心中想到英雄沒路皆多如此何不相助相助他也值不了許多隨就送他原來有一番原故在內我這里有幾兩碎銀子你好帶去侍奉母親能够別畜生路得个出頭所在也不負為人一世向來酒食朋友是從來依賴不住的說了就在懷中取出三兩另二錢子遞給與他于德全三人見大椿如此也說道他是个寒士方且如是我們何不也週濟他幾兩方為處已行方便之理每人也取出數兩官紋交與吳熊正是千恩萬謝的方才收了道吳某今日萍水相逢得蒙恩德他日若有寸進斷不敢有忘大德但不知這三位是何姓名好為他日相逢之地大椿道老兄也不妨再問些須之贈何足言謝說了幾人向東而回過了幾天已到初十之日這日五更天進場考試到了頭牌時分各皆繳卷出場三兩日之間各人皆取為一等門斗送了信來大家歡天喜地預備鄉試光陰易過驛眼又到了八月初頭這一日見了主公進了貢院大家評論了一回說道我們幾人之中不知有人能像今日就是主政前也不過全我輩芸芸苦讀一朝騰達就有如此顯榮想他從前也是意料所不到的你言我語羨慕了一番然後各將應用的書俱查好擺在攷籃裡面到了初八俱皆飽餐戰飯手

取狀頭來到貢院門口一望人烟光際負笈而來聽得鼎砲三响監臨升坐這里一府兩縣點名給卷李大椿四人也挨着名次入場考試封門已畢題目然發了下來四人各在號中索思了一會然後一揮而就真是篇篇錦綉字字珠璣一連三場皆是如此到了十五以後眾人出場回寓彼此將文稿取了出來互相評閱四個人中間惟有李大椿頂好方正中式其餘文字雖然可中却皆是中流人物于德全說到道本來這步功名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奪得魁首我們就是名在孫山外心中也甘服大椿又謙遜了一回次日因發榜日期遂早又將文稿騰了一篇寫了一封家信寄回大同專在省中等候發榜到了九月初十之外每人在寓中皆各坐卧不安愁眉不展或將自己場中念一回文章覺得自己得意復行前後細看又似乎有許多字句之疵不禁又煩悶一番數氣連天撓腮抓耳說不盡那些壞品又等了兩天這一日眾人正在廟中吃完晚飯因元心須要預備早些睡去還未進房忽聽外面脚步咯咯人聲跑跑的聽見人問道可曾發榜有人答道已經發了大椿與眾人聽得清楚滿面顏色渾身的冷汗心口如同小鹿兒亂撞嘆嘆的亂跳要想叫家人去看深怕不中格外難過大家皆說不出口只見你望住我我看住你鼓鼓兒的各人皆立在堂屋之忽然門外一聲高叫方相公在家方正中聽得清楚而且明白忙的走出來答道誰人叫我早有人說了進來說方正中中了八十七名的舉人現在榜尚未曾寫完我仍要去打聽呢說了那人飛跑回方方正中聽見自己中了也不問眾人難過不難過得意洋洋的走進房中拾了燈籠飛走出來這里三人聽不見自己的名字實為相形无地可以自容停了一刻又有人來報李瓊瑤也中了五十三名李瓊瑤聽見也是跑了出去還未上街接住又有人來了于德全也中了二十一名此刻只有李大椿一人未中望住他三人皆出外等着發榜自己一人只不見報到心中思想好不悲苦道此次我前未滿想一舉成名上慰祖宗在天之靈母親的苦節乃竟不從人愿我何以回得家鄉見得湯家眾人說到此處不覺流下淚來一妻一媳也的在那里暗自的痛哭忽門外又



一聲嘲嚷連來了許多人吹吹打打跑入門來大椿疑是代他三人報喜的急忙的起身要向房中去眠眠早  
有于德全喊恭賀恭賀一把抓大椿大椿格外的着急道你們也丟人的臉面人家不中已極難過你這抓住  
人來嘲笑這是何道理大眾聽見了各人皆大笑起來說道你莫要急了解元為你奪得未說了那個送報  
的果然將報茶放在桌子上請他開報大椿說道我就開了一看方知他已中了解元此刻之際臉色轉了  
了過來笑嘻嘻的前來替報眾人揪住他說笑了一回那些門斗提塘學書等人均各坐在房內爭要報銀大  
椿只得敷衍了他們一番然後取出幾銀兩子先與他們茶點隨後再等回家之時再為添補那些人也知道  
他是一個寒士作不出油水的只得答應了下來方正中等人却是加倍的開發四人齊來放試如今一齊皆  
中豈不忻悅忙忙的開了一夜次日一早各人具了衣冠前赴成鳴宴見了主政原來這個正主政是  
吏部尚書王國鈞副主政是翰林院侍讀唐必正這兩人皆是少年科第歷任清班生卒却是正直无私王國  
鈞雖與葉槐同部迥不像他為人擅自作福作威近來也因案與葉槐不合主上也知道他們的性情兩人常  
在一起辦事必有商議故此將他放了這主政以便場後入京再行升調此兩人到了山西心中想道主上如  
此恩典教我們執掌文衡就要為國家求點真才方可以報答天恩昨日發榜以後就想見見這新科解元此  
刻正在鹿鳴大宴的時候當即招呼手下人等解元如果到來謁見你們把單帖引了他到別處書房不必與  
大眾在一起我有要話問他家人領命之後外邊執帖的已將各舉人帖子呈了上來惟有李太椿的帖子另  
是一人領到左邊書房裡面王國鈞與唐必正將眾人分班見過了後然回到書房李太椿早見兩個王政進  
來趕着起身在紅毡上站定磕了四個頭行了師生之禮兩王政也回他四個揖方才坐下王國鈞問道前見  
榜上籍貫賢契是大同府的人氏但不知與吏部尚書葉槐家相隔多遠大椿因是初次見面劈口就問葉槐  
想到他雖是我的老師我者他人也不是你好人不然何以將葉槐擺在中心只得勉強答應道門生家居村

落雖然曉得其人却是不曾見過面兩個王政道原來如此如見他是不認得的也就不往下問了隨又將他  
文字如何好添筆力又如何工穩條對又如何明白然後又問他何日赴都李太椿道門生本想即由此入京  
因川資不足必須回家籌措方可啓程大約至遲年底也要抵京了王國鈞見他言談各事皆是率真全無半  
點虛假至看他的文字又是淵博宏通的心中想到這人倒不可限量將來必定可成大器既得了如此的門  
生何不就提拔提拔說道我兩人進京復命也不過在月之底來月之初就要動身你此刻再去復又趕來說  
若有川資還不礙事若再無處可以設法豈不誤了時日若是這般設想不必回京可隨全我一齊前往豈不  
是好如果後來果能聯捷那時更不必慮乎此即使不第有我二人也不致令你空手還家李太椿聽了這話  
真是喜出望外忙的起身道老師如此就是門生的恩人了王國鈞也就謙讓了幾句隨叫他回廩安排以便  
一起動身告辭回京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附官舟入京登鼎甲

見師尊為友訴冤情

且說李太椿見王國鈞叫他一同入京真是喜出望外隨即回廩與方中正等說知三人道這就是你的局運  
應該你要高發了不但得中解元而且老師又如此看待只是你那里說起但是我們家產雖比你稍好些却  
帶來盤川也只有在山處用度你既有人帶你進京想必是不回京去的了我們却要回京一船一則要取盤  
川二則也該回家祭祖你有什么信件今日可寫好了我們明日不走後天是定要行的了大椿聽他們回京  
就在燈下寫了兩封家信一封與華家太太問他的精神以及兆璧弟兄信息如何末又寫了一行說自己  
雖然中了舉所幸老師賞識將來能進步兩兄受屈或可代伸請他不必過慮的話一封寫與母親告知中舉  
以後事情如何辦法以及同主政到京的話末了也寫三行湯氏伯母及全家請將此信與閱他因湯德元是  
購住人住在倉房故用了暗語封好交與他三人帶了回去不說華太太李太太大眾接字等主政起馬日期



一齊動身到了月底王放出了貢院拜客已畢隨即叫家人來送信大椿說後日一早下船約他明晚將東西搬上船上等候大椿得了此信本來收拾停當次日下午的時節就先行獨自一人上船第三天早上果見省中大小官員開鑼鳴道皆至馬頭上恭送兩王主政官談說令古投契之至无意中又把葉開泰在大同如何作惡的語告知了王國鈞王國鈞更是不平皆說我等未遇其巧總有一天將他父子惡跡奏知皇上談談說說這日已抵京中王國鈞先叫人將大椿的東西搬到自己公館將大椿送在兒子光榮房內居住次日就叫光榮帶他到各街上遊玩從此終日就在他家用功兩月一過又是臘月春回二月初頭各舉子覆試已畢李大椿又取了一等揭曉之後方正中與于德全三人已由山西來了因場前无暇未曾前來這日各人具了衣冠來至王國鈞府內謁見老師然後又把大椿的家信交代下來彼此往前不知不覺已是三月初頭到了初八這日仍同鄉試一般各備收箱進場攻試是年攻畢這年大主政却是賽在香齋的色清義他早是了有名望的翰林院雖是年老眼界尚遠不錯三場攻完之後所有各房的房師已經紛紛荐卷呈了上來楮色公主政先看許多的卷子皆不十分稱意末後看三本不由的不拍案叫道我道是這回絕佳佳文那知竟有這本文字不獨氣宇光昌精警名貴其中這抱負也是不可頡頏的令科會魁不是此人是誰了接住又看了兩本皆是得意萬狀先乃文字雖好總比不足先前那本的文字看的那本佳妙看了幾次提起筆來從頭至尾唸到末了再三細想方才批了出來那知這三本卷子就是李大椿與方正中于德全的文章過了幾天將試卷看完了擇了虎虎吉日發榜揭曉這日大椿正與王國鈞談論場中文字國鈞也是說他必中而且不得過低他們在面談論外面報子早已報到那些家人聽說李少爺又中了會元各皆代他忻悅忙的跑入書房通此時大椿這

出一百兩銀子讓他開發各事話尚未了只見方于兩人已經喊進來王國鈞忙問道你們中在那塊他兩人各報了名次一个中在十二名一个中在三十二名只有李璋瑤一人未中三人又同出去看了金榜約定了次日去見老師赴瓊林宴忙了幾天隨即殿試那知閱卷大臣仍是派的色公加之大椿三人楷法又好先將前十本進呈御覽天子看至大椿三人的卷子也龍顏大悅到了臚唱這天巧巧的就是他三人中了鼎甲李大椿是狀元于德全是榜眼方正中是探花當時在金鸞殿謝恩已畢天子見他三人皆在十二歲左右真是少年秀俊才子超群心中大喜隨勅令穿宮太監打掃六街三巷候他三人退朝走馬游街加之九門提督又是色公的員缺那些巡捕委員皆曉得李大椿是色公的得意門生格外的張燈結彩熱鬧非凡那北京城內看迎狀元的人如山似海一般三日已過少不得要奉謝正王政拜同年等事到了色公衙門先在頭門就下了馬先將門生帖子遞了進去不敢直走正門從角門穿入後堂面見了色清義叩頭已畢色公見得了三个門生豈不得意隨即問道大椿的年貌籍貫眾人一一對答色公笑道天下竟有這般奇事三个鼎甲全出在大同府內這可算人才極盛的了如此一來又要教這狗頭嚙嚙大椿見他笑容可掬忽然變了怒容說這狗頭又要誇嘴不知所說何人也不好問當時告辭退了出来各回寓所王國鈞見他回來多遠的就問道老色今日可曾得意鄉榜是我賞識可算英雄所見了大椿道這是兩位恩師提拔門生是无德无能當時到了書房就寫了一封家信用了馬封遞到山西次日大早大椿遠未能起來已有人拿了帖子匆匆的跑進上房說色大人來拜會這聽裡面說道請王國鈞已走了出來家人到了外面一声高叫隨了帖子將色清義領了進來王國鈞看見趕忙起身笑道恭喜又得了一班桃李呀可知此三鼎甲是那裏的人氏那一科中舉的色公笑道你不必瞞我輩眼力遠不差不差可笑老葉也安行嚙嚙說他家鄉人才茂盛你道可笑不可笑後輩如同他這般為人倒是不發達為佳免得活造這許多罪業但不知李大椿現居何處我想傳他問問底細王國



鈞道這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要見這人殊為不難隨叫家人將李少爺請來色公方知住在他家回頭來見大椿已經到了面前就在下首坐下色公問道賢既生長大同可知道有葉槐他家兒子品行如何可曾積有產業大椿見他兩人詢問真是巧不可言當時跪了下來說道不瞞老師的明見門生近來就有一種冤枉還未伸出來當時就他如何被華兆現捉拔縣收復因華兆現知道受請湯德元與萬鈞做媒後來夏均祥嫌貧愛富葉槐如何買盜抵賄害了華湯二家洪鵬程又如何定案的話前後細述了一遍色公聽了怒道反了反了堂已一介吏部之子居然知法犯法強娶有夫之女洪鵬程身為邑宰反助奸子為虐嚴刑拷供摠辱斯文真是暗无天日我不將此事奏知主上何以為民除王國鈞道你不必受急此人的行為我久經知道至今未曾啓奏因思主上甚寵用他設若奏事不行反為受害我者今日天恩甚好早晚必欲召見這个鼎甲那時等主上問及山西的民情由李大椿面奏主上彼時急要冰大臣查覆能夠臨到你我兩人這也是他的惡貫滿了色公聽了這話也甚有理方要回衙忽見軍机處有人送信說主上明日召見三鼎甲不知李大椿如何代華家伸冤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大欽差奉旨查辦

新狀元衣錦榮還

且說李大椿正與王國鈞談論之際忽然外面家人跑了進來說明主上召見三鼎甲問話色清義聽了說道此事倒意想不到前日遊街金殿上并未得着什麼恩旨怎般復又問大椿道你前日遊街之後到各衙門投謁曾到葉槐那里去過大椿道我因他為人不良且不是我的老師故舊雖然與他同鄉却向充半面之交色公道你們到要提防他莫非他在主上面前說了什麼所以有明早召見王國鈞也是如此說法大椿道這也不必過慮古人說得好頭戴烏紗帽身售帝王家只要為國家出力就是他進了諛言也只有竭力報効而已如果有這般我到可以擺佈他了當時色公諄屬了他們幾句然後回春這裡大

椿與方正中于德全三人皆預備次日早上朝金階面主一夜无話次早五鼓穿了朝服到了午門在朝房會齊等筵上升殿不多一時只聽景陽鐘响各官皆分班朝見匍匐金階三呼已畢皇上向太監問到昨日召見新科鼎甲可曾前來太監忙奏道現在金階見駕主上龍目一看早見三人跪在地下隨即說道傳孤旨召卿等前來非為別事只因御史黃如永奏劾吏部尚書葉槐說他縱子為惡誤國殃民列致申奏想他乃是六部大臣豈不知道知法犯法昨日看卿等籍貫皆是山西大同府與葉槐係屬同鄉諒先不知葉槐的兒子之理究竟為善為惡卿等一一奏明如果實是與原奏相符雖是大廷朝臣也不能因而寬宥卿等可細細的奏上主上這句話一問葉槐雖主上信臣却是伴君如伴虎果真所為不軌也是不能徇情的此刻葉槐聽說御史列欵然他主上又當問這三人此刻必須三人代他說話方才无事因即上殿渾身滿汗兩眼只望住大椿三人深怕他三人說出壞話登時就要問罪名大椿聽見問是這話心下好不歡喜說道我此刻不把華家的冤情奏知主上更待何時遂道臣等皆是身長大同的係與葉槐同鄉却不敢妄奏又不敢心存袒護請主上將御史原奏恭摺賜臣一看其中所列何款俾臣得一一指明主上准奏隨叫軍机大臣將原摺呈上復看了一回然後叫太監遞與大椿大椿接在手巾中展開一看內中却是奏他縱子為惡誤國殃民列了十款求主上將他革職查抄等語大椿看了就奏道原奏所列十款臣雖不能悉知但其中縱子為惡誣害良民這兩件的實據不但人皆盡知即是大同三尺孩童那了不知主上見他如此回奏不禁怒形於色說道葉槐既然如此不法卿家可一一奏來朕待他如此厚恩竟尔不思報國若不照例懲治何以為民除害大椿見主上如此追究就在金殿之上將華湯二人的冤枉以及王璠與葉開泰買通了強盜掠奪良民這一番所有前後後述奏主上當時雷霆大怒說道前者葉槐奏劾夏國華貪贓枉法因此將他革職那知他是所欲不遂証劾廷臣現在他兒子反與洪鵬程謀害丈人似此不法何能容恕當即傳旨一道着色清義依原摺所奏前往查辦



如何屬實先將華兆壁弟兄釋放即速復奏吏部尚書員缺着王國鈞兼理葉槐着缺聽候查辦這旨一下那  
些清官忠臣无不人人稱快退出朝來且說色清義奉了這旨曉得不能耽擱只得回了衙門將公事交代已  
畢預備次日啟程那知李大椿退朝之後到了王國鈞家內國鈞道老夫在京多年滿想除了奸賊只恨不逢  
其便誰料今日却在賢契手內真可喜之至李大椿道門生雖是為了華家弟兄却也是實言奏對可算是公  
私兩盡此刻色老師前往查辦門生擬想趁此請假一走不知道與例可合否王國鈞道向來鼎甲皆有請假  
修墓以及省親之說現在天恩甚厚加之賢契又色公的門下明日賢契單奏請假若主上不肯再請色公一  
奏說代你同往查辦那時也就再無不准的了李大椿聽了這話當晚就繕成摺稿寫清楚次日五鼓上朝請  
假主上將他原摺一看不覺龍顏大悅道原來卿家有如此賢母无怪有此才學既欲修墓省親着賞假三十  
月與色清義同日啟程所有查辦事件亦令同為詢訪該母苦節子嘉着照修撰原官加三級的封典旨下大  
椿當時就趕聖謝恩退了出朝曉得不能片延時刻就與色清義約了第三日啟程此時方正中與于德全也  
欲請假只因皆是鼎甲已經走了一個若再要請假怕主上不肯只好寫了幾封家信交李大椿帶去這里色公  
見大椿同行路上又了一人為伴而且又是自己得意門生點元未久就放了欵差一同查辦心下也十分意  
意到了第二日忽然家中由武瑤寄來一信乃是他的兒子色子升從京里出來回家祭祖來的這信先言了  
些家中田地的話後來就將白長年路救湯瑤雲為兒媳及子接到家中居住詢問姓名人氏乃是前任大同  
縣夏國祥之女所有奔逃之故乃是為葉開泰所逼又將前後的話寫在信上請他得便奏知主上以便搭救  
華氏弟兄色公看完了天下竟然有如此巧事我現今承旨查辦正為這些事件那知夏國祥之女已在我家  
足見得這葉槐是惡貫滿丁此女如此貞節實為可嘉隨即寫了回信打發家人送回家去說他已經奉旨與  
李大椿查辦所有瑤雲令他安心耐守查辦回來繞道家中再行定奪此信寄了之後次日已定動身一早已

入朝請訓然後與大椿兩人一齊啟程那京中大小文武官員咸至叩送故此許多人員來到錢行開了一刻  
工夫方才回衙大椿又到方于兩處辭行然後又來至王國鈞家內着人發了鋪蓋叩謝國鈞已畢方才告別  
出城在店內等色公一齊啟行向山西進發這一路之上經過地方無論文武大小官員莫不親自接送有話  
即長先話即短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至山西省城巡撫見是色公查辦事件曉得他性情古怪不好惹  
他只得出去迎接彼此見面色公就將聖意說了一遍請他將洪鵬程詞省委人署理巡撫一聽知道是為葉  
家的事件要想袒護怎奈是色公向來不徇情面只得先將洪鵬程調回省來隨於晚上修了書明日借着他  
色公關頭站二名先將此信暗送與開泰叫他速即想法免得臨時楚苦另外又叫劉用賓傳齊各人証等候  
色公抵境以便審訊這話一傳出於那大同府中皆曉得色公與李大椿來葉開泰的劣迹要與華家伸冤  
當時劉知府得了此信也就派人到湯家鎮為大椿擇了公館好讓回來居住不知李太太聽見如何說法且  
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報喜信改換門庭

理冤情奏請府縣

話說劉用賓得了巡撫的密書趕急令人到湯家鎮揀了公館預備李大椿回來居住其時李太太自從兒子  
綁試去後中了解元家中得了喜信已是忻悅非凡當時那些左隣右舍皆來道喜李太太口聲比虧得湯  
府提拔又自己到湯太太那里與華太太家面謝惟有華太太得了此信格外的悲苦起來因思自己的兒子  
此輩不在人下人品也不落在人下現在遭了這事不但不能去取功名而且身在牢獄之中越想越苦到是  
他的女兒勸道此是各人的命運大椿若不是我家與湯家提拔他不能到此地步但願他高登黃閣那時方  
才好與兩家兄弟伸冤此也是帶人好如帶自己好的果報這里李太太幾天之後又親自暗暗的到湯德元  
倉房謝他過了幾天于德全各人又回來了說王國鈞見大椿死盤川會試教他一同入京暫時不能回家所



有一切事情請家中姑且耐住待他進京之後回家再說大家聽了此話格外的喜出望外个个皆說是李太太苦節多年所以有此般好兒子表揚門戶將來太夫人是做準的了及至過了新年疊己的喜報也來先是中了進士後來點了狀元不但鎮上隣舍甚好皆來應酬連城中的府縣以及那些大紳士俱皆親自到來賀喜真是雪中送炭真君子錦上添花蓋小人忙忙碌碌的幾天此時洪鵬程已有些害怕曉得大椿與兆璧是師兄弟恐怕他在京動他手脚就担帶不住登時來到葉家與關泰說知開泰正因他為媒不成後來瑤雲逃走他又代他上緊追究已有恨他之心見他此時來說這話他反說道老哥万一縣之主軍他雖是了狀元救將父母官怎的麼而且我這事又未成功怕他什麼你只派派人將瑤雲找到送與華家不但沒事尚還可以升官呢洪鵬程見他說了這些研釘子的話就不向後說了出來到了府中劉知府也因為此事志志見洪鵬程說道乃道我到有一意在此不知貴縣意下如何鵬程道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劉知府道我聽見這李太椿乃是赤貧的寒士連房子的住處皆現住在湯德元家本府的意思可每人送他一千兩銀子以一千兩賀禮讓他的母親收用其餘一千代他在鎮上揀一處稍大的房子代他買下以便他回來居住他見我們如此恭敬也不至念恨前況了洪鵬程道大人所見極是有理卑職回去就充足一兩送過來請大人一同送去劉知府果然答應回去之後就送了一千兩銀子到府中來這里劉知府將他送來的一千兩同了自己的賀禮派了兩個心腹家人取了一張名帖叫他到李太太那里請安送禮這家人領命前去將府縣的意思稟李太太那知李太太全然不收說到我家本是寒士要這一千兩銀子來先用所有官府的盛意我算是心領了這家人無法強得李太太收下只好將賀禮銀子仍舊一併帶回知府見李太太不收格外的受急那知過了兩天就得了撫台的公文上放了色公為欽差大臣大椿為副欽差一同查辦事件接住又將洪鵬程調省知府知道是華家一案終作知道自已也不得安眠只好先行派人到鎮揀了个大公館李太太與華湯兩

家知道此事真是喜之不了的李太太說道怪不得前劉知府叫人來送禮與我我因他是了小人怕的收了後來有事礙於情面那知大椿已放了欽差不表他們在家欣悅竟說色公叫巡撫將洪鵬程一面調省先在省中將別的事件查辦了一番之後然後與大椿來至大同一路之上皆有各官迎送這一日到了大同境內早有劉知府領了那新來大同縣王雲路出城迎接色公座船抵了碼頭房呈上手本色公道叫他們各人回衙辦事奉大臣明日進城劉知府聽見他心中只是亂跳說道不好了這个榜選官做不成了只得派人往碼頭伺候打聽一面又叫人到鎮上送信說欽差已放了碼頭明早即榮進府第了此皆劉知府討好之意那知李太椿并不回來只與色公在船上住了幾天每日飯後皆換了清衣小帽兩人上街私訪了一回既得瑤雲逃之後夏國祥也着押了起來色公在此時方才將瑤雲逃在他家的話告知了大椿兩人商議了一回早已招呼了劉知府行轅伺候他兩個就一早乘轎用了狀元及第欽差大臣的銜牌府縣的衙役皆來伺候鳴鑼喝道一路而來所以大同境內那些百姓皆攜老扶幼前來觀望有的說不是放了欽差雖然中了狀元也不能在家鄉鳴鑼喝道有的說他從前那般窮法縣考時還有人勒索他的錢不肯畫結現在大約欲報仇了這些壞學生也要吃吃苦方曉得呢你言我語議論不清不一會已到行轅只見六角開門三聲砲响兩邊鼓樂齊鳴八個轎夫抬了兩頂大轎到了裡面大廳下轎所有合城文武官員皆來站班迎接色公與大椿皆招呼了一會進內堂隨即傳出話來單傳知府進見所有的各官明日天明來轅伺候拜摺入京眾人一聽皆各回衙只有劉知府戰兢兢已走入內堂先代色公請了安然後又來與大椿行禮大椿因他是本地人尊不肯擊那欽差的樣子所有一切事情均由色公作主色公與劉知府坐下問道貴府到任以來官聲甚好奉欽差早有耳聞此次奉命也是為的貴事件府但不知洪鵬程受了多少賈馮方肯為葉家出力貴府既為太守諒必悉知可一一說明好讓本欽明日奏知皇上劉知府聽了這話明明言他與洪鵬程狼狽又這



他自己供認一經說出明日奏本一上這四品黃堂就不穩了嚇得面如土色兩個額角上面汗珠子直流急忙除了紗帽跪在地下道卑府該死自知有罪只求大人成全大椿在旁故為驚訝道公祖何必如此色欽差聞得公祖為官清正向來不避權貴為民伸冤故此請公祖前來此刻公祖如此驚恐難道是色欽差聽的不寔麼劉知府見他兩個全說些壞話只得磕如搗蒜卑府糊塗卑府該死現在人証已經傳齊聽憑二位欽差發落色公正色喝道你們這班狗官王上用你為何不代民伸冤也是罪无可逭為何倚仗權貴賈盜扳民害華兆璧兄弟你既為府尊難道就該如此麼本欽差先將你項戴摘下明日拜摺就在你大堂審訊此時下去將葉開泰王瑤二人提案管押恐他拿風逃逸若再疏忽立即奏革劉知府只好聽令道謝了幾聲又請了安回到府中顧不得同年只得出了兩張火簽立將王瑤葉開泰捉來交經歷司管押又招呼新知縣王雲路先將華家兄弟二人放出請入書房那知兆璧兩人早已有人通信說李大椿放了欽差代他們伸屈理事此刻王雲路請他們出來那肯出牢說道這是主上定例監禁地方不等案件理結清楚也不能出去橫直明早就可曉揭在此間多坐一夜也不妨事劉知府聽見了這話遙想明日堂上定要吃苦深怕華家兄弟亂咬他一陣更沒命得快些只得硬了頭皮等明日色公審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王沾嘴審供掌嘴

色大人問案救人

話說劉知府因華氏弟兄不肯出獄只得硬住頭面等到明日候色公來審這日一早先到行轅稟知人証齊全請示何時坐堂審訊裡面傳出話來着於轅門等候劉知府只得在官廳上坐等不多一會工夫那那些合城的正印官員皆來伺候三柳發過色公與大椿并肩而坐坐在公座各官恭見已畢然後摆了香案更換了朝服望閣叩了頭就在公堂上面將摺子封好了交付摺弁立刻啓程入京投遞此時各皆站在兩旁惟有劉知府不知色公所奏的何事已十分害怕又打聽不到等他二人拜過了摺子之後脫了朝衣又有差官從裡出

來喊道色大人分付叫劉知府回衙先帶齊人証在大堂伺候劉知府答應了就忙的回來那里行轅的人眾已將執事排好了只聽放炮三通兩位欽差登了八抬之轎八名轎夫扛起一直向甯國而來所有街上那些百姓了了聽見是審訊葉家案子皆來府衙看審直到衙門之首那些閑人已早擁擠不開王雲路與吏目還要趕走閑人色公在路上看見隨即招呼不必趕散好與百姓者已也好方曉得為惡的人終久總有報應只不准他們吵鬧就是了色公一声分付真是言出響應所有外人在頭門外站立一點不准吵鬧只見色公到大堂下轎也不到裡面吃茶見堂上有兩個坐頭就在上首一個坐頭坐下了大椿也跟住坐在下首一個座頭一班文武官員又上堂來恭見色公先把華兆現這一案的原卷細看了一遍隨即標了簽子提均祥兩邊武威了一声就走上來一原差在案前打了一個并兒將提簽領下到府監內將夏均祥提出均祥也不知道是為何事嚇得魂不附體跟住原差到了堂上只聽原差大叫道夏均祥告進這一声喊進了大堂上也是一声吆堂喊進原差就將夏均祥跪在丹墀之下此時李大椿一句口也不開專讓色公詢問色公見均祥到問道你就叫夏均祥麼均祥道是色公道問得你就是前任大同縣夏國華之子為何犯法身罹牢中你可將實供招了出來本欽差是奉旨前來查辦你這一案卷中註的是賴婚行騙沈溺聘物究竟是真是假為何什麼將妹子收起來不把葉家均祥聽了這話并不知堂上坐的是何人疑是葉槐不肯干休特地巡撫飭派查審來追這案又聽他說是欽差早就沒了主意只得戰兢兢已的說道聘禮雖然是收下了寔是為妹子捲過不知下落葉家不肯答應故將職員送府監禁職員自知理屈只求大人作主色公道照你說來你的妹子是字與葉開泰為妻子為何你的妹子終不愿意提了小婢而逃這其中必有情弊你可快快的說來免得在此吃受官刑之苦均祥一听此話曉得色公知他底細嚇得汗流浹背呆了半天說道這皆是我妹子勿好連累了眾人色公還未聽他說完把驚堂一拍喝道你這无耻的東西你妹子被你逼走遂將這罪名移在他身上



你還有什麼良心難道依你與葉家就是好人麼你再不說出實言本欽差就要用刑了均祥復聽了這話如同作夢一般也不知他究竟是幫何人聽他說話又不是葉槐那一路的人兩旁的皂隸又如威武只嚇得他渾身發抖說道妹子逃走是真職員不敢強逼色公冷笑道你還說是不逼你將妹子把與兩家叫他安得不走究是誰人主謀叫你如此做法害了好人買屬強盜你道本欽差全不曉得你一味胡混寧若不用刑何以直供說了叫左右者快棍伺候兩旁威武一喊早將夾棍棒下均祥此時方听他說欽差兩字乃是為華家事情而來心下想道我裡外總是有罪不是這活嘴挑弄我也想不出這毒主意來我不說他說誰趕忙在地下求道求大人息怒情原供了如何嫌貧愛富買盜賊王瑤如何主謀串通洪鵬程用刑害那華家弟兄監斃湯德元一五一十在堂上供得清已楚已色公有心要活均祥因瑤雲現在他家中且聞夏國華是守好官若把均祥定了罪名這國華就死了後嗣故此聽了這話假意怒道照你說來全是這王瑤的主意了你且跪在一旁好讓王瑤前來與你對証說了又在人名冊上點了一點說捉王瑤兩旁答應了早將王瑤跪在地下色公喝道你這刁鑽一囚平日依附主人端為惡事已是罪不容誅為什麼想出這般主意斗生人娶有夫之女謀害生員如今均祥在此你有何賴究竟將開泰多少銀錢平日開泰為了多少犯法的事件快快說來還可寬息若還一味狡辯先砍了你這狗頭然後再將那些狗官惡少定罪王瑤見均祥是可惡之人心想同他辨白或可賴得過太忙的道小人向來安分不敢為非至於瑤雲此事乃是均祥求小人為媒騙取財物所有從前的事件小人一概不知這總均祥板害且行聘在華兆現定罪之後小人只知他有个妹子并不曉得已經受聘與華家斷理此案又是兩位府縣判結况小人失却訪察不合為媒小人情甘治罪若說小人買盜扳人主使主人小人實為冤枉這全是夏均祥的主意求大人拷問均祥就知道了色公聽異笑道你這狗頭倒會狡賴怪不得人稱呼你為活嘴本欽差偏不能隨你狡賴看你這嘴怎麼活法說了將臉一變

叫左右掌他的嘴只見兩旁的原差七手八腳將他拖倒一五一十打了二三百个耳光已是血流滿面才打去色公又叫推他回來原差答應又將他推上未問道你的嘴可活也不活究竟招與不招王瑤忙的道小人從此不敢做活嘴了情愿招了當時也就前後細供了一遍說不該買屬老蠻子扳害華兆望弟兄監斃湯德元以及賺錢行聘的話色公聽了叫他函了口供又叫王雲路帶去收押又叫帶葉開泰來見他二人皆已供認免得抵賴不過也就供了一回色公立即叫書辦做了一張清供亦叫葉開泰函了口供又叫經歷仍將開泰與均祥兩人帶卷看管然後退堂到裡面坐下大椿向色公說道此案已經各犯承認應得將華氏兄弟釋放色公道此事理應主上等批文回來再行開釋但兆望身受先辜久困獄中也不是且待我這奉本主上李大椿見色公已允當即請色公在衙內稍坐叫二人預備兩乘轎子同自己一齊到大同縣內王雲路聽說欽差到他衙門趕着稟辭預先回在衙門外伺候這里大椿到了縣衙不問別事就叫王雲路同進監內親自代兆望弟兄開了刑具領他出來先到裡面換了衣服後行坐轎到了府衙見了色公兆望上前叩頭謝恩道生員含冤一載設非大人前審訊真是冤沉海底說着兩人跪在下面叩了四個頭色公見了他兩人相貌堂堂實是一個鴻儒說道本欽差也是奉旨前來為民除害此乃皇上恩典本欽差何敢領謝當即扶他兩人起來又分付几句叫二人回公好好的用功壁現弟兄二人答應退出大椿仍叫轎夫將他弟兄二人抬回家中自己覆未覆命仍與色公回到行轅次日早上在行轅內又設了公坐把葉開泰王瑤與夏均祥之人全行提了出來復了一堂然後將劉知府傳上說道你為一邑太宰就該察吏治民怎麼冤情不代人伸禁卒作孽也不知道要你這狗官有何用處劉知府被色公詈了兩句不知禁卒什麼孽也不好回答色公見他這樣子曉得他尚未明白又問道究竟湯德元因何監斃劉知府聽了還不知道只得又將眾人口供說了一遍色公道照你說來這湯德元是真死了本欽差倒要將湯德元出來與你看一看說了招呼差人傳湯德元兩



旁答應一聲不知湯德元如何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拜奏摺批定名罪

建牌坊表揚貞節

話說色公將劉知府晉了幾句叫人將湯德元傳上堂來兩旁答應了一聲果然片刻之際已將湯德元傳到當住案前立下色公向住劉知府道你說湯德元已死為什麼還在此地劉知府見了如此光景真不知湯德元到底從何處而來只得兩眼呆呆兒的望住欽差欽差笑道若不是這禁平美豈不是誤了人命說了就將救湯德元之人喊將上來賞了他五十兩銀子仍將湯德元送回原來湯德元在倉房內聽說李大椿放了欽差來到太同理結這案子心下已是十分歡悅只怕自己裝死過的公事上不好說自己不得露面了

一人正在那里想不出主意來之際却因兆璧弟兄已由大椿救了出牢打發轎子送他回來即分付他兩人隨將湯德元帶入城中以便明日早堂出來露已臉好叫眾人知他未死故今日色公復行問訊是專為此事不然也就拜摺覆命了此刻各事已竣仍叫劉知府帶回聽候覆訊一面移文到巡撫說劉用賓賓緣權貴辦事糊塗着於通省中揀員候補不多幾天自有新任來接手這且不表色公於各官去後就與大椿將這案情敘成奏稿說葉槐教子不嚴武斷鄉曲陷害良民強娶有夫之女着將葉槐革職其子聞泰充三千里過赦不授王瑤刁唆犯法賈盜板人所以聞泰惡跡皆是他一人的主謀擬了斬監候洪鵬程與劉用賓皆縱容貴權聽斷狗情兩人一併革職夏均祥嫌貧愛富凡事同謀理宜充三千擬罪因該父夏國華為官清正且家有老母着從輕發往軍營効力夏國華前被葉槐誣告仍着開復原官華兆璧弟兄兄弟受辱着賞給花紅銀級以示矜恤兩人將稿擬定到了第三日在行轅拜摺進京聽候旨意來了色公又請了三月假繞道家鄉掃墓這个摺子發後大椿因這幾天公事未清故未回去此刻各事已竣先叫人回去送信次日一早穿了補服用了杖元及第與欽差大臣的全銜執事先與色公各到衙門回拜然後又到各處紳士以及同年同鄉人家

拜會忙了一天第二天方能坐轎望湯家鎮而來此時府縣官見是禁邊府第个个前來恭送到了上午的時候已經到鎮早有辦差的家人走上來道府官大老爺已經代欽差大人揀好了公館特未答上老爺得知請大人示下大椿聽見如此知道是劉知府格外恭敬無奈全不領情當時叫辦差的人退去所有公館一切鋪陳的物件全行帶回自己仍叫轎夫到湯府門首下轎到了裡面早有湯德元與兩個兒子湯俊湯傑以華氏弟兄各皆迎了出來各人皆悲喜交加到了裡面華太太與湯太太以及他的母親皆在屋中盼望他一人堂中先叫家人在家神主祖先面前點了香燭自己行礼已竣隨即將主上的誥封請了出來設了香案先代李太太叩了四個頭然後起來請李太太換服又將聖旨獎慰他母親的苦節并封賜建坊的聖旨念了一遍李太太授了誥封也就於香案之前望闕謝恩方才大椿望住湯德元等人行礼一直到兆璧兄弟皆是一一見礼已畢各人又代他道了喜鬧了一刻工夫只見湯德元說道不是賢姪今日榮發過求理這冤情老夫是不能再見天日了兆璧與華太太也說道虧他如此又與色公亦皆如此的好心實為古今少有少見可感可敬大椿道這不是小姪的作為還是老伯與小叔伯母等提拔照應之恩不然小姪也不能如此發達眾人又謙遜了一回問他如何回奏復命大椿又說了一遍个个皆知道已辦了那均祥了大椿道不是小姪辦不明只因有了原故夏國祥乃是我的恩人前次若不是他照應那縣試我就致不成了若此刻將均祥定了重罪他家就要絕後代了雖然罪不容誅只因夏國祥面上故尔如此從輕辦了二來隨後也叫兆現兄弟好與他見眾不解此話忙問是何原故大椿乃就把瑤雲逃走半路遇盜後在白漁村被救現在瑤雲仍居住色大人家中的話說了一回這句話連大椿先前也不曉得因昨日色公拜摺之時與大椿說了方才知道眾人个个称贊瑤雲是一个女中丈夫全不嫌貧愛富華夫人與兆現聽見了此話也十分的欣悅大家正在後堂談論之際只聽外面鑼聲响亮以喝一聲向門口而來早有一个家人匆匆進來說色大人與城內各官皆來道喜



大禧聽見忙的未至大堂上迎接幸虧湯德元曉得他回來總有地方官來家拜會已於前幾日將家中客堂收拾得齊已整已此時大禧趕忙出去只見色公在前隨後就是劉知府王雲路各人皆已進來到廳上見禮已竣皆道令堂太太多年的苦節受了誥命自應前未道喜當時叫大禧去請太太出堂受賀大禧再三攔駕然後獻茶湯德元見時候已經不早隨即令人設上酒席眾人入座色公叫大禧選了建坊的日期說聖命在身不能久延趁此將這事辦了仍要回京供職大禧因自己尚先產產房地只得在父親坟上揀了一塊寬闊地方與鄉人買下復行將他祖坟先自修好揀定了本月二十的日子建坊入祠此刻各官在湯家飲酒看省天色將晚不及回城却好劉知府代大禧揀了一座公館在此鎮上離他家不遠就請色公與眾人住了一宿大禧次日一早又親自帶了湯德元與兆璧弟兄前奉叩謝了一回色公方與各官回城而候二十日建了坊之後就與大禧一同起馬回京繞道山西原籍掃墓光陰易過不多幾日已交二十日子這天闔城官員上自色公下至捕役皆到鎮上見李家建坊口裡皆稱他車馬盈門衣冠滿室大禧先到坟上看匠人將坊整好然後上了聖旨牌設了香案行礼隨即又排了全副執事將旌表的牌位設在亭前鼓樂喧天開鑼喝道由鎮上抬進城來送入縣學節孝祠內所有各官親自恭送忙忙碌碌的又是幾天大禧等家事辦了方與色公定了二十六日啓程回京供職此時湯元兒大禧已經發達擬將蕙徽與他為妻只因自己仍是一個老儒兩個兒子又不肯上進念書怕說出口李太太不肯反難為情只得先與華太太商議華太太道此事不難我着他倒不是執利兩字中的人而且你我兩家皆有前情李太太未有允的到了建坊之後華太太就來至湯家明說代李太太道賀順便就將湯德元的意思告知了李太太李太太隨即把大禧喊去說了這話母子二人皆謂受恩甚重既是湯伯伯如此好意只好遵命是了華太太聽見了此話也是歡喜說道急急完姻也來不及先行定下等進京之後放了外官那時再行迎娶當即回信湯德元夫婦大家莫不情愿歡喜就於二十五日

那天行聘請了于德全同方正中的父親二人為媒到了二十六日早上大禧方要告辭眾人預備入城同色大人一齊進京那知尚未啓程早有一個差官匆匆的跑進門來說聖旨下來色大人快請李欽差趕速前來接旨大禧一聽那敢怠慢只得穿了朝服飛轎入城到了行轅香案已經擺好專等他來行礼宣讀色公見他已到也就不再担忙的敬了頭二人跪在地下恭聽宣官讀完二人站起身來將聖旨收了過本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討強人色公挂帥

中計計王龍遭擒

話說色公與大禧接旨已畢宣官開讀乃是山東邊境龍泉山有丁強人名喚英雄豹平日招兵買馬集了許多狂徒打家劫寨殺人放火无所不為地方官不次帶兵征勦奈他本事高強常將官兵打敗後來更肆行无忌竟敢佔踞城池謀逆造反地方連夜告急到省巡撫奏知主上請派大員帶其征勦主上深恐別人不能得勝色公雖是文墨出身却是精通韜畧頗識機宜故主上命他為元帥是夜前往救援所有該省官員兵丁該令他一人統屬色公接了旨意格外不敢停留隨即先派了差官為前站牌叫沿路各官從速招募兵丁以便過境親自去驗看帶往山東備用復又拜了个摺子奏留李太禧隨營効力助辦机宜到了二十日這一天大禧方與色公別了家內各人一直向山東進發一路之上地方官各人預先接了頭牌的消息趕忙招募兵丁好讓他前來訓練成軍前往克敵沿路而未收的兵丁不到二三千人及至了山東龍泉山不遠果見一峰高的所在上面旌旂密布刀劍分明山下有許多的營盤全是撫標的兵將聽見說色公奉旨前來一个个皆未迎接色公在馬上點了个頭叫他們退去自己叫帶來的二三千人扎了一座大大的營盤準備次日上山且說撫標統領戴國棟其人山西人氏手執一柄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帶着十個營頭皆是少年精銳氣足的人以為可以攻破此山頭那知他心存不正見英雄豹山上富足人馬又多自己雖為統領



却是居人之下不得自如每每有心去順這英雄約與他拜為兄弟裡應外合奪取城池英雄約也曉得的意  
思故此就送他多少金銀要他為內應之說所以雖有此十營頭在彼暗地全是與英雄約通的此刻色清  
義至此也不知其中底細將營頭扎下之後就傳戴國棟前來問話說道這般一座小山有十營頭何以攻  
打不下這分明是你不肯出力明天待本帥親自帶人去打如何戴國棟聽色公責備不肯出力忙回道不是  
將无用怎奈他山上人衆十分猛烈若與他攻打必然損傷兵丁的性命故此暫行停戰若元帥不信明日開  
仗就可知道了色公也不相信當即傳下號令明日五更埋鍋造飯天明前攻山分付已妥戴國棟退了出  
去回至營中忙的寫了一信將色公的話全行寫明說明日大早就要開戰叫英雄約速為準備英雄約得了  
此信自然分付各處埋伏到了次日早上色公在大帳傳令已畢取了令箭一枝喊道陳家務只見左右兩旁  
早有一人走了出來至帳下請安已畢說末將在此伺候元帥有何分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色公雖是了  
文官從前遠邦作亂朝廷就派了他前往征勦去的後來又接着做了九門提督平日就那班兵士一同練習  
打拳弄棍操演陣法手下有丁先鋒叫為金毛吼王虎兩勝有三四千斤的膂力手持一技長槍雖不能算萬  
人莫敵也可了上將人員色公此次奉命查辦他也跟到了山西此刻來征勦這虎泉山一路上再招募的  
兵丁也選了他統帶當時色公將令箭交在他手中說道赶快帶了一百名長槍手前去罵戰英雄約若親自  
下山來會戰勝他是極好若不能勝趕速回頭另想別法千萬小心王虎領令出了營門上了戰馬到沙場上  
嘗戰那日這山上早已得了戴國棟的消息連夜設了埋伏聽見有人來索戰山下小叟兵飛跑上去了聚  
義所上報說現在敵兵已有人前來攻山請大王趕速下營會敵末將甚為猖狂求大王下英雄約聽見此  
報立即披衣上馬提了一枝鎗鐵槍奔下山來到了爭場果見一人勒馬搖鎗耀武揚威在山下猖獗英雄約  
上前喝道來者何人爺已這槍下不殺无名之將若是曉得爺已利害就此出城池尚可恕尔狗命若有半

个不字放馬過來就立刻要你為无頭之鬼王虎大喝一聲嘗道无知的妖怪如今天兵到此遂敢如此猖狂  
若早下馬受縛還可從輕恕你狗命若尔執迷不悟聞本將的姓名你坐穩了我乃是大元帥麾下先鋒王虎  
是也英雄約哈哈大笑我道是什麼鬼頭亦居然這般前來那知也是了无名小卒不要走了吃我一槍說了  
一槍望王虎喉中刺來王虎見來的利害不敢怠慢也舉起手中之槍望前一隔架過去兩馬過門双槍并舉  
彼此對面王虎也舞起長槍用了个蛟龍出海的執子一槍當英雄約的胸口戳下英雄約也是了好手趕忙  
用了大鵬展翅的槍法兩下將槍一橫一个盤旋向外一欄早將王虎的長槍開去多遠兩人在山前你來我  
去戰了有二三十个回合的光景英雄約漸次戰王虎不過將槍法一緊一个槍花跳出圈子將馬一拍向山  
後逃走王虎那里肯放從後加上一鞭緊已追來到了山後但見英雄約在前面林中一閃連人影也全不着  
見了忙的又拍馬追去方到面前忽然之間坐馬望前一倒一个筋斗從馬上跌下坑去曉得不好了方要回  
上來戰早有兩旁一派鑼聲出來數十把撓勾手將他搭起用繩子網了拖入大帳而去英雄約見擒了王虎  
反到陣上討戰要色清義親自出馬色清義正在大帳盼望忽見逃回的兵丁來報說不好了王將軍被山上  
強盜活捉去了現在有人在外嘗戰請元帥趕速派人出去會敵色公一聽這一驚不小說道此人乃是我手  
下頭等上將現在既然為他捉去還有何人出馬只有旁边一人唱道強盜捉了我父親這般不共之仇豈可  
不報說了就走了出來就要討令出馬元帥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王虎的兒子王乃虎色公見他討令出馬論  
他的武藝與王虎相似只得准令令他前去營門與英雄約戰不及十數个回合又被英雄約誘入  
樹林用乱箭射死小兵報至大營色公愁眉不展只好又將戴國棟叫來要他出馬戴國棟至此之候也不好  
回只得假意出營上馬與英雄約戰了几个回合仍就敗了回來一連十多天的光景皆是如此戴國棟只想  
把色清義營中糧草斷絕那時與英雄約約定日子裡應外合破了大營好進取城池這且不表且說湯家鎮



自李大椿與邑公走後看者已交七月天氣去年大椿鄉試却是恩科今年恰逢正科却有華兆璧兄弟經邑公審案伸冤救出獄來又奏知王上說他無罪受辱給他花紅彩緞以全體面仍看一休鄉試這旨意邑公走後沒多時就到了甯國中此刻劉用賓因案革職已換了一位曹廷佐補授這大同府兆璧弟兄二人未能鄉試彼時雖過了這官事却亦未曾起服此時適當起服故與兄弟二人揀了七月十五的日子到省候試報發大收這一日早上已從湯家鎮上啓程向山西省城進發不知兩人的鄉試科運如何且看下文文法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下文聞弟兄同入選

致武試手足共登科

話說華兆璧弟兄因這年正科鄉試又蒙邑公代他伸了冤屈故於七月十五日一早即從湯家鎮啓程向山西省中進發在路非止一日這一日已到了省中揀了一潔淨的店房住下次報名送發到了二十日乃是大收之期兩人因錄遺未曾來得及深怕大收不取就不得鄉試那知入場不及半天工夫就將文字做好了交卷出來數天之後發案弟兄兩人皆取在一等兩人復又預備買卷子填親供以及場內動用的什物皆預備齊全到了八月初八日湯德元因在家無事怕他弟兄初次鄉試不曉得規矩他就雇了一輛大車前來照應到了省中聽說他兩人已經取了大收也就放心初八日一早又將他兩人的書箱以及動用飲食又檢點了一回然後招呼了家人備了飯菜叫他二人飽食一頓下場夜中依住燈牌應名給卷入場過會弟兄候封門已竣題目下來真是純熟練就的工夫毫無思索舉筆來寫了三篇錦綉文字到了初十日出場先將文字交與湯德元看自命兩人令科必中三場已竣在席日子發了大榜知道兆璧中了第八名的經魁兆現中了三十二名的舉人這个報子送來自然是歡天喜地湯德元分外高興兩個女婿如此高中豈不快活當時在寓內發了錢文與報喜之人以及赴鹿鳴宴拜同年認老師等事整日忙了幾天在聽說兆璧弟兄皆已中舉曉得他們總要進京會試故尔前來以道喜為名約他一同前去湯德元本想自己送他們前往又因家中之一

現在李瓊瑤來約同伴甚為得意就與他說定一准下月十五日起程這日李瓊瑤來時湯俊還在面前聽他與人說話等他去後再找湯俊與湯傑已不知去向疑惑他又到伍員廟去習練拳棍急令人前去找他回說未經至此大家听了此言皆了受急起來又叫家人到各處找他那里有个湯俊湯德元深怕兩人又在外面惹禍足足的找了一夜次日大早又找仍然沒有到了中飯的時節有个熟人從城中而鎮湯德元問他一路上可見我兩了畜生那人道我者是看見當時我遠問他道那里去他說今年武閣鄉試他進省去放的我當他說的頑話也未與他認真照此看來他明明是進省去了湯德元一聽雖然受急只是曉得他這兩了兒子管教不住了且听得他在武員廟內學了許多的武藝或者此次前去胡亂得了一點功名也未可知的倒反不吝找他將這話與湯太太說知次日又帶了几百兩銀子跟着幾了家人隨後趕入城去以便到省找他兩了兒子那知湯俊見兆璧又中經魁兆現又中了舉人兩了姐夫皆有功名自己不會念書已經嘔氣現已學會了這些武藝又逢鄉試有了武閣何不也去頑已故此二人商定主議在家中竊了些銀錢瞞了父親來到省中那些門斗從前湯德元放的時候到他家來故此他也認得到了省內也就選了了廩所買了兩匹好馬以及弓劍雜技各物預備臨場放試到了放外場這一天門斗就代他兩人將名字報過又代他約了几了全攷的人以便互相照應好称他兩人的銀錢受用那些人見他如此也落得與他交結交結這日到了教場早有本省巡按同了提督具張公案在演武廳設好一陣已的試先射步劍那些老先生也有中的也有不中的也有中的多的也有中的少的點到湯俊的名字答應上去自己在演武所口唱了自己的名字然後將身上的帶子緊一緊靴子拔一拔在湯傑手中取過一把弓五枝箭下了廳口對住把子一連射了五枝就中了五支而且全中在紅心之中兩旁看的閑人无不了了喝采說這我們的會元是俾他搶去了湯俊射完了來湯傑跟手上衣在巡按之前打了了杆仍然下了所口依着湯俊的步位射果果然名不虛傳弟兄二人皆



全數射中巡按者得清楚好不欣悅當時錄入名冊上做了記號到了第二日又看馬劍第三日又看雜技俱皆出人頭地好一个少年英雄當時在教場上此誇獎了幾句數日後發榜双双的湯家兩人皆在榜上乃是湯俊第一湯傑第四一个中了武解元一个中了武經魁這榜方才挂出那些親戚至好皆來道喜仍然湯德元照着兆璧弟兄的例子加倍發給也是忙了幾天然後春此時鎮上得了此信皆知道湯俊弟兄賭氣比武中了解元經魁總說湯家多好福氣兒子女婿皆已中式了過了兩天湯德元已引了他兩個兒子回來又治酒請客忙了許多天已臨冬月十五不遠德元又取出幾百兩銀子交與他即舅四人同瑯瑤一齊入京會試一路之上談已說已非止一日已至京中瑯瑤仍與家人在原屬的地方住下應讓兆璧弟兄二人覆試到了三月初八之日三人一同入場十五之後三場完了回至廡內各將文章評論了一回皆是筆走龍蛇意境別出的文字迨至四月初五日發了大榜却是李瑯瑤高中第八名的貢士兆璧中在五十二名兆琨中在六十名三人皆榜上有名十分欣快接住覆試朝殿試幾場下來俱皆各候臚唱那知他三人之中惟有兆璧字跡最好殿試這天所有的卷子皆不及兆璧這一卷寫作皆妙閱卷大臣就將他放於前十本之中進呈御覽主上着見各人的卷子不是字好就是文不好文好字亦不妙惟有兆璧兩般皆妙再者年貌却又與上年的狀元相似也是甯國府人不由的龍顏大悅就將他放在第一名上次日臚唱衆大臣將殿試的前十名領入午門聽候唱名只聽得頭一聲唱來就是華兆璧三个字兆璧聽見趕忙上奏站在一旁等三鼎甲點全一齊謝恩那知第二名就是李瑯瑤第三名就是兆琨不但他三人喜出望外連朝廷大臣皆說古今未有的盛事兩次三鼎甲全在甯國府中真是國家之慶事當時主上賜了花紅遊街之日拜老師往會同年開了幾天方才沒事那知文的方了武事又來接住湯俊兄弟場期已到了正月這天都穿了新鮮的衣服佩了新式馬鞍左搖右擺箭那種少年英銳的氣格真是着見可愛到了教場只見各省舉子皆在那里等候不多一時武

關會試大臣先接次上名已畢皆各上馬比武馬劍隨即又放步劍以及各項雜技這番大校究竟是個都中十幾省人全在此地却比鄉試時好手多了許多無奈湯俊的本事是伍員廟的僧傳授與眾不同不惟巧又見加之年紀又小幼衣服華美那了容貌也是不要說的故試官着見他如此好法預先就存了另眼相待真等到各人攷試已畢發出榜來湯俊反在湯傑之後湯傑中在第六名湯俊却在第十二名上隨即御呈殿試主上見他弟兄兩個年貌武藝无一不佳查已他們籍貫各是大同府的故事要做這盛事也就將湯俊点了狀元欽賜御酒三盃湯傑乃是進士出身用了二等待衛兩人謝恩出朝自此遊街已畢正在五人一起請假回籍那知色大人那里告急的奏本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論功加賞諸將凱歌

奉旨完姻回門集慶

話說華兆璧弟兄與湯俊弟兄中了狀元之後正預備請假回籍剛值色大人告急的文書上來說戴國棟私通強盜裡應外合於二月內連打了幾了敗仗幸得兵心堅固防守甚嚴雖然打了敗仗尚還可以自守後來被戴國棟將強盜約入營中放火內亂故將大營炸去如今退入山東登立是州賊勢浩大萬祈趕速派員領兵前來救援不但生霸塗炭且恐城池不保主上得了這了文奏當即在殿集那兩旁的文武有兵部大臣郭懷尚奏道臣見新科狀元湯俊武藝精通宜求主上加封他御前都指揮引兵二千將官二十星夜馳往接應主上聽了這句話沈吟了半晌道卿等那了肯保奏他朕恐湯俊年輕未習兵法可於武班中揀久歷戎行者保奏聽用郭懷尚聽記主上不叫他去又奏道臣見湯俊雖是年輕武藝却是出眾超群除了此人不是軍中老嫗就是奉事平常若說他未諳兵法有他色清義在該處可令他統屬自然无妨主上聽了這話也似乎近於有理即刻傳了一道旨意叫兵部撥派二十精兵又派將官二十名令湯俊弟兄為御前都指揮指星夜引兵而往接應色清義盲下湯俊弟兄二人本是少年豪氣也不知道吉凶勝敗得意洋洋就揀了第三日啓程華兆



壁弟兄與李瓊瑤也說是受國家知遇之恩也該為國出力就請湯俊奏報起程時將他三人奏明皇上情愿隨營前往効力皇上正為湯俊是了武員不知謀畧難得他三人情甘報效當時即准奏同前往三人謝恩已畢到了第三日拔隊起程你道郭懷尚為什麼要保奏湯俊只因他中武狀元之時兵部是他項門老師倒有二千兩銀子贖救湯俊弟全然不繼說我的功名是主上賞的豈送你的錢何為郭懷尚不顧他聖意優隆不敢奈何他怎麼的故借這了兵險事情害他的性命那知反成全了他的大名在路浩浩湯湯非止一日這日已為登州不遠早有探子飛報包公營門內說主上派了新狀元都指揮湯俊帶兵前來救援包公一聽不知此人是誰李大椿聽見了湯俊兩字是驚又疑忙問道聽說是那里人氏探子匆匆忙忙也未打聽只得包公領了合營兵將上前迎接方才出了大營早有飛馬前來說道統帶萬不敢勞大人遠接但請李大大人前公會話便了大椿這一聽又是驚又是喜道此人必是湯賢弟來矣難得這是老師的後輩殊可不必去接了包公聽他說這話也就不去大椿辭了包公飛馬加鞭到了二十里之外接住大隊早見湯俊在前探望兩人遠遠的看見說不出那忻悅的光景大椿就代他道喜并問帶兵的緣故湯俊一一細說了一遍接着後面華兆璧李瓊瑤皆出來大眾見面真是意想不到此時李大椿方知道他三人又中了鼎甲這一喜非凡二人并馬而行慢已行到大營包公又出營來接湯俊先叫下手偏將依住包大人的營址安下營來眾將領命前公然後湯俊領了眾人到了大帳與包公見禮述了聖意聽候包公道現在賊兵雖然是烏合之眾前番大敗乃因內亂今有大人帶兵前來自然可以指日勦滅了湯俊再三謙遜道皆是深沐皇恩何能如此稱呼仍熱依師生稱呼為當包公也就答允了次日早上就升帳拔隊前往一路上的城池雖為英雄豹踞住却是隨佔隨散故未將城池未失行了四五路雖已抵龍泉山下此次威名不比從前四五千人依山下寨把龍泉山四圍圍住次日湯俊也不等傳令就自己一馬當先沖出營來手執兩柄爛銀鎗號砲三响搖旂納喊飛走而

米山上昨日又見來了兵將早就防備了此刻見有人來討戰忙的跑上山來通報英雄豹一聽正要出馬戴國棟說道小弟自上山以來尚先一點功勞今日之戰何勞大哥自奉說了提了關山大斧跳馬下山會見兩軍相對湯俊道來者何人快快通名上來戴國棟哈哈大笑道你這无知的小徒認不得我戴爺爺國棟麼湯俊大怒道我正要捉你這反叛碎尸萬段你如今來得正好放馬過來戴國棟聽見罵反叛二字也是大怒舉起斧頭當面砍來湯俊見他來得凶猛不敢輕戰舉好雙鎗用了剪古式就向上一架叮呤一响火星亂跳早將戴國棟的斧頭開了過太戴國棟見一斧不中已知道來人的本領不敢怠慢方要起第二斧砍來見湯俊用了个流星式雙鎗一齊打來戴國棟壯的將斧頭架開架了半天方才架了開太曉得戰他不過撥馬欲逃怎禁得湯俊是伍員廟異僧傳授的雖然戴國棟有萬夫不當之勇技也不是他的對手見他欲逃忙的將鞭加一下那馬就縱上一步突的過了戴國棟的馬頭舞起鎗頭向後一掃早將戴國棟打死於馬下湯俊就趁勢冲上山去那些小兵見國棟已死忙的飛奔報與英雄豹聽了這一驚却是不小說戴賢弟那些本領尚死在敵人之手眼見得此个山上是難保的了這个小兵未走第二个小兵又來報道敵人已冲上山來英雄豹沒法只得提了長槍上馬下山近敵出了山門見湯俊已到半山兩人見了面也不答話舉起各自兵械揮殺起來湯俊本來猛勇加之年輕要功就將平生之力運於兩膀之上兩個燂銀鎗如同火流星一般只見上下左右不住的向英雄豹打來英雄豹見亂子不好心下一怕手上一軟又被湯俊一鎗打中背上叫了一声哎哟血如泉流跌下馬來眾山兵見大王已死所有那些大小頭目明知无用一个个皆喊饒命甘心通降湯俊殺得性起還要追殺包公在營中得了消息忙的叫湯傑傳出求止住湯俊道所有通服的小兵一律遣為隊伍有不欲通順的仍放他通里隨又包公又親自前來查点了倉庫放出王龍所有戴國棟韓虎的家小皆斬去首級帶京示眾又將山寨燒去然後回營記了功勞先派人入京報捷這里將息三天隨後拔隊



回京一路那些地方官皆道書生戎馬稱道不已到了京中先將兵丁在城外住扎包公與湯傑入朝覆命主上獎敘了一番說明日早朝論行賞他二人退了出來次日早朝上朝面主加封包清義為振國都招討湯俊着補授都指揮員缺加封三代華兆璧弟兄今即報効有功着開坊補授左右庶子李瑛瑤着一級升用衆人叩恩已竣預脩告假回里那湯德元處已寄了信來說因太太因他五人皆中了鼎甲將春姑秋姑求李太太為媒把湯俊弟兄為妻叫他接信後與大椿一全告假回家大眾得信次日早朝就將此事奏明主上也大悅令賞給花紅線緞奉旨完姻那知包公因瑤雲在自己家中又奏明為媒將女兒當鸞與李大椿為妻大椿又奏明已經聘定湯氏之女求包公另畜快婿天子因包公有功不肯拂其美意就下旨與湯氏一併受封不分正副皆從本夫封典這旨意一下衆人只得叩恩退出包公也告假先與大椿兆璧兩人繞道武強縣家內將瑤雲及女兒一併送到六同回家而於那天的吉日你嫁我娶也說不盡那金榜標名洞房花燭的快樂所有合城文武官員各來道賀車馬盈門真一時盛事過了三天各新郎上街謝恩惟有瑤雲嫁時乃包公備的禮物自己家中趙夫人與翠蓮雖然曉得却不好意思來問瑤雲過了三天就双双的坐轎進門到了自家門口回想前番逃走時如何淒慘如今天後人愿可見得人總要有一點真心方可成人到了所上見了夫人双双敬頭母女也免不得痛哭一番一个說不該听信你哥之話一个求母親恕罪當日不告而逃倒是翠蓮因均祥仍未放回只得求瑤雲看母之面求兆璧設法瑤雲回去與包公說知果於王雲路將均祥放回後來各家男女皆孝順父母敬重翁姑夫婦和諧子孫昌盛後來兆璧弟兄及大椿各人皆官居極品傳為佳話





五  
羊  
山  
圖  
書

